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二

王芑孫字念豐號鴻甫江蘇長洲人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官華亭縣令有耕雅堂集

轉般私議

雪杖山人詩序

五一

王孟公詩序

六

送秦小峴藍司浙江序

六

十一世祖靜樂公兄弟畫像書後

七

故明二楊將軍傳

八

壽先生傳

十

華亭二布衣傳

十一

嘉善縣學生袁君墓誌銘

十二

張烈婦墓誌銘

十三

高澍然字雨農福建光澤人乾隆戊申舉人官內閣中書有文集未見

十五

梁茝林中丞退庵文存序

十五

舒位

字立人號誠齋嘗天大興人乾隆戊申舉人著有瓶冰齋集

康海論

十七

與陳雲伯論海運書

十七

與陳孟楷秀才書

十八

求心錄序

十九

書孫督師撫秦四錄序後

十九

張士元

字翰號曉江江蘇震澤人乾隆丙申舉人著嘉樹山房集

史論一

二十一

復社姓名錄序

二十一

錢繼升傳

二十二

汪廷珍

號若庵江蘇山陽人乾隆己酉一甲二名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並有文集

寶心藏銘并序

二十四

劉鳳誥

字坐牧號金門江西萍鄉人乾隆己酉一甲三名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加太子少保著有存厚齋集

萍邑興賢莊記

二十四

个園記

二十四

萬節婦傳

二十四

鄧孝子傳

二十五

張經田字壺山官至貴陽兵備道有無所住齋隨筆

二十六

自度說

二十七

國朝文選乙集卷五十二

轉般私議

王芑孫

古之漕法四。一河運一陸運一海運一轉般。河運陸運隨世不同。海運用之元明數十年間。惟轉般自魏隋以迄唐宋。幾及千年。其用差久。而其源始於禹貢。實虞夏聖人之遺法也。三代封建之世。納粟止於甸服。轉輸不過數百里。故經傳不詳其法。秦漢所漕於京師者無多。故講之亦畧。自後魏之世。經畧江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淮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郡閭。每車園有需。應機漕引。此轉般倉所從溯也。隋開皇三年。詔於蒲陝鄭許等州水次。置募運米丁。又於衛洛陝華諸州。各置倉。轉相灌注。此轉般立名之所自出也。唐都長安。江淮漕米至東都。輸舍嘉倉。開元中。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華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儲倉以待。最後如其說行之。果便。及劉晏為轉運使。以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緣水置倉。轉相授受。大率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太倉。此唐一代轉般之大畧也。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其後黃河路斷。祇漕三河。江淮上供米。轉運使

以本路綱輸真是泗州轉般倉兼以載鹽運畢則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歲摺運者四舟。卒得番休而汴船不沙江無覆溺之患。其後稍廢。發運使許元奏請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如故。熙甯二年薛向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舉。吳充請減江淮米二百萬石。令發運使易輕貨二百萬計五年可得繕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因請令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便要州軍用常平法以時糴糶初天下轉般倉自歲運京師外諸倉皆有餘蓄。州郡告納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因加本額以倉儲代輸京師復於豐熟處所以中價收糴殺賤則官糴飢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此宋一代轉般之大畧也。至徽宗崇甯時。摹京為相用胡師文為督運使。以糴本數百萬充獻而轉般之儲積已罄。未勔以舟船送花石綱而轉般之船亦壞於是戶部尚書曾廣孝建議以轉般法敵今六路歲供直送京師號為直達綱而轉般之倉遂廢法無有弗弊者也。其人存則其政舉以厯世相傳轉般之法摹京一小人壞之而有餘其後改為直達而京又壞之嗚呼開國家小人勿用豈獨漕法然哉方今民困於浮收官困於幫費議者莫不欲去浮收以救民去幫費以救官然去浮收必先去幫費去幫費必先改漕法。今之漕艘古所謂直達綱漕之善者也顧國家承平百六十年法久弊也。

奸宿窟。在其中通倉之需索。大累於幫丁。幫丁之需索。大累於州縣督撫以浮收。暫紓州縣而州縣卒未嘗紓也。漕臣以幫費暫恤疲丁。而疲丁卒未嘗恤也。通倉諸臣奮然欲去經紀花戶之需索。而卒未嘗去也。經紀花戶之盤踞於通倉者不得去。則夫丁之蠶食於州縣者不能除。浮收歲甚。幫費歲增。幫費愈增。浮收愈甚。於是。有書役之挾制。有紳士之包攬。昔之浮收。利於官。今之浮收。害於官。岌岌乎勢且不終日。而道窮矣。窮則變。變則通。自漢唐以來。由轉般而之直達。何不可自直達而之轉般。變之所極。其機自至。近歲駁船之設。始為偶行。繼成常例。不得已隨地置倉。由是而天津有倉矣。臨清又有倉矣。是轉般之法。雖未顯立其名。實已用之於北也。今。築擡黃塘。以誤江廣回空。即就清江增船駁運。是轉般之法。又已用之於南也。日者。敕下諸臣。別籌河漕兩利之策。伏繹詔旨。似專為河工未就而言。竊以河工天事也。患之偶也。幫費人事也。患之常也。天事無往不復。人事有加靡已。就使一旦河流循軌。漕艘暢行。而幫費日增。漕弊日出。是上以百萬金錢治河。下又以百萬金錢治漕也。治河河平而費止。治漕漕在而費無終窮。何不酌古之制。權今所宜。取唐宋轉般倉成法。損益之。不泥其迹。而師其意。古稱利不百不變法。轉般之在今日。豈徒利百已哉。今欲行之。其要有五。一曰易漕艘。漕艘之建造修葺。一切應得分例。有經

常有額外所糜於國帑者數十百萬。及其出運，凡所勒索於州縣者，又數十百萬。日行不數里，催趙迎提，終年勞攘，近者尤甚。愈多雖蘇松內河，無歲不收運。夫所利於漕艘者，利其直達也。今不啻用典，數小舟自水次零星駁送抵通，其駁送仍責舟於沿邊，甚至擋江索錢奪船毀器，害苦商民。抗違官長，倚天庾為口實，援漕督為護孫文武吏士，莫能彈壓。不如漕船亦何歛於國家而相顧咨嗟，莫敢議去。今行轉般之法，一艘之費可得數十駁船。一丁之費可儻數十百夫。一衙職之費足資文武官數員。夫何憚而不為？或曰：漕艘之受多，駁船之受少，未免終年僕僕，是固然也。然船多則不嫌其受少，官有番休，則雖勤而弗病。奚患焉？又况峩船巨舸，橫截中流，習慣承平，第見其便。設遇倉猝，勢如連難，有可虞而無可怖。今其不戒於火者，往往一時俱燼，豈非明驗乎？受少則損失亦少，受多則匱漏亦多。吾未見龍驤萬斛之勝於蚱蜢者也。然則如之何而去之？曰：以漸去之。此時草創駁船未具，姑藉其舟就近浮送，嗣後應修者勿修，而變其直以半斛。丁官收其半以造駁船，不過數年，漕艘漸少，駁船漸多。久之，漕艘盡而吾船具矣。二曰建倉。唐宋置倉，各就所都道里遠近疏密，河北寃平之地，或漕甯合轍，或別就有城郭有道員駐劄之處，更籌添設。清江浦已

設駁船。然地當清黃交會，不無水患。未便置倉。唐宋皆置倉真州。今或仿其意。就沿江瓜儀一帶設之。近年清水泛溢。五嶺時開。誠恐淮揚溜急。江廣巨艦。沂流匪易。置之瓜儀附近。一以速江廣之回空。一以便江浙之賑賬。三曰造撥船。江廣幫船由長江而下。風帆甚利。或姑可仍舊。其餘置倉之處。即為增船之處。船裝以及歲修年限。各隨其地畧用。劉晏河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渭。之類往來。層折遞受。其船人亦各就所在募充。前此漕艘水工。僱之沿路。皆飢寒窮困之徒。為盜賊逋逃之藪。或處漕艘不至。流離無着。激其為變。此又似是而非也。有倉之處。需人矣。有船之處。又需人矣。猶是役也。猶是達也。食力者何之不可。而况昔之漕艘過境。僅在一時。今之駁船來往。轉須半歲。漕艘之所僱者。贛州縣之所役者。常彼其去短工。而就常役。較前為樂。至於盜賊逋逃。則僱之旗丁者。莫紀繇來。役之州縣者。必存名籍。而又何亂之能為哉。四曰判職掌。置倉所。在文武分職以典。其凡役事。遣滿漢科道二人。督之。其體制畧如巡漕汎舟之役。文武分頭幹當。科道必躬自檢核。二人更番。一人出則一人歸。出者治運事。部勒其程。期於未之必去。歸者治倉事。句稽其數。導其未之還來。呼吸相應。首尾聯絡。其下往來趨事。寫冒孔多。文職自同知。武職自都司以下。悉聽調發。有不如指許。以柱後惠文從事。獨不得調州縣印官。所遣科道。依督學之例。督撫密

陳其咎否。督撫有闕失，亦得糾舉之。三年代還，錄其下幹當各官勤惰，以上於吏兵二部，黜陟登上之。五曰優俸祿，文武吏以若府史胥徒身家所託，在於官中，吾不有與之，彼必有取之。勢所固然，而非必其人之不肖也。劉晏造轉運船，每一船破錢千貫，寶費不及五百貫。或問之，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必有餘利，養活衆人。私用不窮，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皆致高賸。公私兼利。其後吳充卿為揚子縣官，始勘會物料，寶數估給，專主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敗壞，諸運莫繼。今欲寬其官程，恤其私計，勢必萬萬不能。何也？假而建倉，則建倉之費必咨部。而部曰核實。假而造船，則造船之費必咨部。而部又曰核實。核實云者，部臣又不得而主之也。書辨曰：可。部臣莫敢曰不可。書辨曰：不可。部臣莫敢曰可。由是而若者核減，若者核銷，亦恣取部費而已矣。州縣百方欺隱，而外有上房，內有部辨，監其腦而食之。往往枉承欺隱之名，卻坐賠償之費。又妄望餘利，顧及身家也哉？我國家養廉之制，原為杜截，欺隱聽其隱，故之不若明與之也。然今之得有養廉者，誰予非惟無得而已。其捐廉項下，每歲追呼，少或數倍，多或數十倍，然則陰取之者，隱奪之明與之者，又明奪之。官吏將不為惡，而何為而歸？竊富事者，率劉晏之餘間，感東坡之極論，厭其為惡之禁，以寬其為善之節。各按所職，高

下劇易為之差次其等官則豐其無好之頒役亦優其代耕之祿務從寬大規其久遠馬於是則衛籍可除矣。旗丁亦民耳號之為軍在明初有屯田以贍其身家有番代以均其勞逸教之弓矢坐作以寓兵於饋餉之中良法美意皆隳之矣徒存此不農不貲之兵領之於非文非武之官以為軍冗軍也以為民游民也莫愛而勿去也誠使轉般法行舉其籍而削之便或曰旗丁有身家故責之漕事去之又使何人應募不幸賠補將奚取諸此正不然旗丁之有家者固未嘗出運也其出運皆奸猾耳去之又何人不可應募今各省委員之採辦其亦輸力於旗丁耶惟其責賄於丁丁主之而官無權官為虛設責賄於官則官任之而官自出其精神矣或曰旗丁託業於是幾百年矣不顧去僉何曰無不顧其富貴者以軍籍為恥其貧賤者以軍籍為累一旦脫籍方且幸甚惟一二奸猾則託業焉彼固非託業於丁乃託業於凶橫也為政者豈有聽民以凶橫自業者乎誠令山橫者失業而富貴貧賤各適其常豈不快哉或曰屯田在丁久矣將歸其田乎不歸其田乎曰七省之屯田多寡不同風土亦異各就所在區處田有可歸歸之不可歸或量徵所入或別與他徭或即用此田之人供我轉般之用不必因是以求益於國也要之丁籍去而所省已不貲矣於是則衛官可裁矣衛守備衛千總猶之營守備營千總也今以不堪營用者畀之

衛職。其人自知升進無階。聊復益於其間。苟衣食焉。徵糧理論。小分州縣之權。裹帶肩輿。畧無騎射之責。隸之糧道。而糧道相營數百里也。帥之漕督。而漕督相懸數千里也。不得已。仍屬之所在知府。而知府究以武職外之。平時既無考核。出連又藉鑽營。其強者與奸丁為狼狽。其弱者為丁衆所欺凌。所謂尖丁者。輒倒持其柄。而退退之。天下冗官。無過於是。省其職。而併之。州縣便於是。而漕督可省矣。漕務綿亘七省。漕督一人。僅駐一處。呼應既有不靈。稽查亦所難遍。居恒坐嘯。雖賢者無由自異。及其出邇。鞭長莫及。故又佐之以巡漕。名為漕所總馳。其實下無不由於州縣上。無不歸於督撫。漕之誤與不誤。仍在督撫。州縣皆非誤漕之人。總漕一官。設可也。不設可也。蓋漕督位尊權絕。衛官衛丁。聽命於其衙門。書辦。凡衛官之出邇。非賂莫得也。衛丁受兑之水次。非賂莫得也。衛官衛丁。必先丐貸以得之。而後取償於州縣。所出之帑費。半入於衛丁。半分於書辦。而且衛官衛丁。得之勞書辦。得之逸矣。夫多一總漕。無裨於漕。猶無損於漕。多一總漕之衙門。非惟無裨。又有大害。皆此類也。漕軍國重事。固宜有兵將護。明制所為。設立衛官衛丁也。衛官皆守備。千總翼為而不教練。衛丁皆軍籍翼為而不習藝。今以其人孤落匏懸。又更設漕標之兵。是重臺也。總漕既省。分其軍於建倉處所。翊衛倉儲庶幾乎。於是而災賑可

備也。唐宋轉般之法，歲歉則請停所運三之一或三之二。於災荒處所減價糧之。又於豐熟處所中價收之。以運運額或米責則令民折納。殺賤則以其錢糴米還倉。其事亦猶今之截漕也。而國民兩利。設有倉猝意外。就近饑軍為力省而濟用亦速。於是而懋遠可兼也。京師百物仰給漕艘之米帶。其過閩也。漏墮關吏莫可誰何。其過境也。苛役州縣代為起駁。沿路巴攜亦沿路脫卸。故其夾帶之貨多於額裝之米。今漕艘既不抵通。誠恐九衢市價騰踊。然唐之轉般。衆帛兼運。且有輕貨之船。宋六路上供東南茶布亦在其間。或官為置本而收其息。或聽商搭載而稅其舟。然稅於舟者勿更稅於舶。前此漕艘水工例帶私舶。今亦勿禁。如此亦何患其不奔輶而闖溢矣。凡此數端粗陳大指。若其審時度地。消息盈虛。當官之要。毋煩儼指古后王作則。莫不周復其終始。與後人以不改。或垂之三世五世十世。其運量遠矣。卒未有五年不變者也。漢之代田。不用於唐。唐之府兵。不行於宋。安在漕運之必沿明舊而承其弊哉。今之君子。因循朝夕。方將河漢斯言。有起而任其責者乎。雖然。今即不行。後必有行之。第恐猶遵其失徧甚。貽悔後時。如蘇洵所稱不幸而獲知言之名已爾。

雪杖山人詩序

芑蓀之少也。猶及見長水鄭誠齋。善在當時。負文章盛名。而未始知其有從

兄雪杖山人。及是山人之子師尚。年七十餘矣。不遠千里。寄山人詩求序。余不識山人。徵子稱山人者。則曰山人以疏狂負累世俗。阨窮以死。其生平悲憂愉懌嬉笑怒罵。一發於詩。淋漓在紙。余讀其詩。信然。然狂簡之說。發自聖門。古狂今狃。流連寤歡。聖人蓋嘗求狂焉。而莫可得也。晚近俗媿。不狂者入焉。而以為狂于凡束修砥行之士。弗苟隨俗為俛仰。俗必病之。然雖病之。欲毛舉其過。而無可舉也。即一切以狂加之。余觀自古文章。若李杜韓蘇。未有不狂而能成焉者。驗諸並世名狂之士。縱或其人嶽嶶儻蕩。未有不較勝于俗者。然則山人雖不識余。固有以識山人矣。山人詩出入于昌谷山谷。賅孕既博。取逕生興。當其得意。往往輪囷離奇。謫幻不可方物。去人絕遠。宜乎世之相與狂山人。山人亦庶幾克副其名。而無愧焉。已。迹世之所以相與併力狂山人。不過欲困山人以窮且死。贊善在當時。亦以能文章不善俛仰。仕不遂。然狂差不逮。故俗猶羨其遇差勝今日者。山人往矣。贊善亦往矣。所為差勝者安在。而且山人之詩。轉先贊善以行於世。匪特師尚之萬里前美。追孝可相。即前時相與併力以狂山人者。何啻非併力以張山人也哉。余世所稱狂者徒也。蓋嘗深惟其義。恆愧焉。而不敢承。故于山人發之。而直亦以狂加之。為山人任其名。使夫隨俗俛仰者之欲貌。于是而弗得也。

王孟公詩序

余為華亭校官。以詩古文求士。日憫憫無所嚮。意從他人扇頭讀王孟公詩。誰何之曰。此華亭生也。余大驚。歸檢諸生之籍。無孟公名。然後知孟公以老病去諸生久矣。孟公所居。迺遠在東門外。不得往。乃問以書。孟公亦久病。蹇足不克來。以詩報余。其詩多生奧拙澀之趣。縱未知與古作者何如。要力期于自立。不因循。則固屹然非羣羣者之所當志及矣。明年孟公強起過余。寒歎困衰。而健談善論事。眉宇意氣之間。可想見少年精悍時。探其中。有耿耿老大不然者。余用是歎孟公之不同俗。微獨在詩。惜無有人焉。及其少年精悍。以墻屬於揚之。乃俾生老天涯海角。併一區區諸生之籍。而亦涕唾之與俱遺也。頃之余解職去。又四年。孟公歿于里。其里人刻其詩。謂余知孟公。寄余求序。自古窮鄉偃蹇。不得志之士。必有一二鉅人長德。激昂其間。因以出聞于世。其或不聞于世。而篇章姓名。無致泯絕。僅垂于後。猶足以興起方來。而慰安其所未及。見知者晚近之所謂鉅人長德。其用意或殊焉。往往務為苟同。閭閻凡子。執所習慣。偶見夫一二。翹然自異者。則不問是否。相與非笑而共嗤罵之。烏辱。此其流失敗壞。蓋又不獨。渺東為然。故余于渺東所接士之卑落而不振者。苟一。行足。書一辭。可紀。咸載其姓名。以著之天下。夫以余之寡德。渺聞。又非徒揚子雲所。

稱祿位容貌為世所忽易。自審亦誠無繇以張之也。顧於序孟公詩有昧然其不容終已者雖然此豈直為孟公輩已哉。

送秦小峴監司浙江序

秦君小峴每一遷官。予輒數日喜。及是為監司浙江將別。予私獨悄然于心。未敢語人也。一日介休劉舍人錫五過予。言小峴去。吾儕自此孰與遊從矣。復相對悄然者久之。凡今仕于朝莫不以外達為樂。蓋國家監前代之弊。制內外官不相輕重。而

上方以功名磨厲一世。于士之賢有能類不欲以文學侍從盡其用。使得治民。以故唐宋士非不得已莫肯乞。今者雖交游親懿莫不為之願而賀焉。亦各遺其勢而然耶。彼其為之願而賀焉者。非幸其祿入之豐。儀衛之盛。走趙唯諾之嚴且衆也。亦謂丈舉侍從。取充員位。監司郡守。專制一方。有古諸侯連帥之地。其喜怒吏民所竦動。其取舍婦孺所誦傳。有所舉廢。常必行。有所激勸。常必效。有所咨謀。風議于大府之前。常足為一時利害。士大夫讀書志古之道。榮世承平。所能紓十一于千百者。惟此而已。然則小峴之去。固吾道之尤幸而尤願之者。而予與舍人相對悄然何哉。徒以小峴質靜而有文。寬平而無敵。其處己介而與人忠。以朋友為性命。予與舍人

方拓落無聊獨幸以志業之同見取于君。有過相規。有得相告。有事也相扶。將有是也。相慰。勉君在則有以為驕。君去則無與為質。人之情大率曖近而忘遠。樂其便乎已而不恤其道之不行。雖一交遊離合間。有不能權輕重而自克其私如此。雖然。君在則遊從之樂。吾儕私有之。而君無所博其道。君去則所施也博矣。而拓落無聊之憾。乃獨在于吾儕以予之窮于世。其得君而驕失君而悲也。宜無足怪。而舍人亦然。則夫無曖近而忘遠者之難也。樂其便于己而不恤其道之不行者。雖君子有時而不免也。乃書其語以與小峴別。吾知小峴之之乎漸也。其與人忠也。不曖近而忘乎遠也。其處己介也。不塞其于己便。而日恤其道之不行也。

十一世祖靜寧公兄弟畫像書後

嘉慶三年四月。亡弟翼孫賜彝之期。族人皆來會葬。于是族祖晚寧先生世鈞敬奉十一世祖靜寧公與伯兄公榮仲兄以潤二公。合寫遺像卷以示邑孫。且命著語。其後邑孫不覩斯像。蓋將三十年矣。邑孫年十五。實從先大父于松江。晚寧先生寄此卷。欲求沈先生德潛為題記。時沈年篤老。先大父難為請。乃自擬其辭。而屬門下士宋綸邦書之。今卷中沈迹非沈先生筆也。惟吾家自宋南渡。居吳縣洞庭東山。始微不見。至靜寧公發迹仕宦。及文恪公而始大。自天順己卯畫像之歲。越百八十有

五年而大清受命。又百五十有五年而逮于今。故徵獨君子之澤。數更再遷。即傳所謂十世宥之者。又已過期。然且松楸無恙。廟貌儼然。子子孫孫。死生相保。聚吉凶。相弔。贊。請書從休。未致頃絕。自非孝友純懿。有積于家。有報于國。有信于鬼神。其何以及是。夫非孝友純懿。之有積焉。則無以為久。非有奇傑魁壘。出而連當世之業。伏而傳先儒之緒。沒而垂後世之傳。則無以為大。不久則無以延其世。不大則無以存其世。司馬氏自程伯休父始大。及達作自序。而其世以存。班氏自今尹子文始大。及固作叔傳。而其世以存。以今日士大夫觀之。若宋之范文正。有文程者出。而范以再顯。陳之顧野王。元之黃文庭。有炎武宗義者出。而顧與黃亦再顯。達固位不到德文。程位宰相。而宗義炎武皆無官。其為能大而存其世一也。十日十二子相如。數窮則始。不始將無以為之緒。吾家于是積世餘四百年。靜樂三公之子孫千餘人。是亦數窮理極之時也。宜將有所謂奇傑魁壘者。奮然出乎其間。然後可以扶其衰而起其強。而果有人焉乎。其無有人焉乎。憚先人之澤。且自茲而墮也。其興也。緣于孝友純懿。其陷也。必繇于父弗字厥子。子弗祇厥父。兄弗友厥弟。弟弗恭厥兄。而因以施諸夫婦朋友婚姻。交際百為無之而弗錄。嗚呼。伊古以來。衰盛相尋。其興也勃焉。必有所以興。非勃焉也。其亡也忽焉。必有所以亡。非忽焉也。色孫瞻拜遺像。俛仰旁皇。嗟

思在昔有不勝其憂且懼不敢不書其說以告後之人是歲六月五日十一世孫芑
謹書于華亭官邸

故明二楊將軍傳

二楊將軍者明故右軍都督管練兵總兵事前鎮朔將軍贈太子少保楊國柱及其
從子前鋒鎮中營副將都督銜賜號王贈鎮國將軍楊振也楊世將家其祖興自明
初以功襲廣甯後屯衛指揮使至

太宗文皇帝時明衛地皆沒于我世職徒空名于是興之後有曰國棟者以指揮使
領義州參將事以故國柱振兩人少長義州國棟父應元先以勇戰死及國柱振生
而尤勇義州人說之以為一時生兩楊無敵云然兩人者皆以忠義自命齒相差倣
儻恢奇相尚也已而

文皇帝取義州兩人家破倉卒走相失國柱獨身跳廣甯前屯衛而振以其父母及
弟入朝鮮

振字鞠清國棟之子少時能伸左右臂立兩壯夫不墜其入朝鮮也母趙中道自絞
死及太子河無舟追者至振解衣負父右挾弟左手持船檣以渡既渡遇巨蛇立而
搏人振亦搏殺之褫其皮裹腰以示勇頃之朝鮮奉

太宗約理逃人。振復脫之皮島。依毛文龍。文龍死。又脫歸甯遠。于時孫傳庭為甯遠。以謂世職子弟。宜裁擇。借補營將。繇是振得試為甯遠左哨千總。稍稍收聚父時部曲。左哨一旅皆投石超距橫一時。臺使閱兵與諸將期射。莫能中。振善射。所乘小青驥。又神駿。遂連發中之。顧臺使不賞振而奪其騎。弗與。則中以法當斬。已反接轍門外矣。賴傳庭救之。免。崇禎二年。

太宗破永平。遁化入薄都城。傳庭以追兵勤王。振在兵中。建議別命兵部主事邱木嘉。護陵寢于昌平。振以傳庭檄。率騎五百赴之。翼日。我兵風雨至。振匹馬大呼。橫衝入陣。流矢貫其頸。不反顧。五百騎者從之。短兵接呼鬪。疑五六萬人。當是時。木嘉登城望見我兵。未嘗不心悸。齒上下相擊。及是持牛酒郊迎。為振拔矢數藥。賀再生。然木嘉以護陵功。驟擢巡撫。而振僅加二等。遷為都司。當振為都司之日。朝廷遣內寺監軍。凡精銳悉選隸監軍。有警。藉其力以逃勝。則冒功。敗則諉過將帥。或反持其短長。振獨憤憤不為用。監軍者急之。又中以法。坐落職。然振雖罷而國柱立功。自副將擢總宣府兵。掛鎮朔將軍印。于是巡撫方一簷。薦振復起。代國柱為前鋒鎮中營副將。前鋒鎮者。平遼將軍祖大壽也。駐錦州。素倚國柱為重。振至。一用國柱法。累以有功。歷晉都督銜。賜蟒玉。前監軍者聞之。大怒。木嘉以發。會我兵圍松山。急。監軍者遽

以軍法檄振即日往至呂洪山。日暮遇伏被執。先是振在皮島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善三人者先後歸。

太宗皆已富貴封王。相與言振材勇可因為用。遂諭降振。振曰。始所與諸君約為兄弟。欲戮力王室耳。今諸君已負約。奈何棄我相隨為不義耶。我家食祿二百年。吾即輸生。何以見祖宗地下。諸君誠愛我。都幸早殺我。語奏。

太宗太息曰。為人臣子不當如是耶。雖然。吾不忍殺已而曰。振若降者可封王。舉松山戶口畀之。于是以振往招諭松山城守。未至城里許。振南向據地坐。謂從官李祿曰。為我至城下。語守將金公。我不幸敗。然各路兵且至。努力堅守。不三日。圓自解也。祿至城下如振言。于是我兵執祿叱曰。使若諭降。反諭守耶。振大罵遂殺之。并殺李祿。振死無血白氣縷縷自項頸上。松山守者感其異。竟不下。越三日。我兵退。振妻鍾氏求屍得之。面如生。鳥獸不敢近。李祿亦然。身首既屬。始有血津津自口鼻間出。持而哭之。其左目瞑既逾月。弟某至。啟棺哀慟。右目乃瞑。事聞贈卹如明故事。

國柱字廷石。國棟少弟。而應元之子也。驍勇亦如振。生平矢不虛發。始與振相失。走之廣寧。前屯衛前屯副將張洪謨。最號知兵。以為練兵必先擇左右哨司。哨司與士卒親。哨司不賢。即賢將無與成其功。于是以國柱補前屯右哨把總。方是時。世宗子

多不屑為把總。國柱獨肯就勤所部整器械，習步伐，遠斥堠，謹干辦，不肯以官卑廢法。敵小入，破之以間；大入則舉烽，達帥府會師設伏。然後出，出未嘗虛還，洪誤器之，頒其法軍中。先時軍中違進罰曉，皆以首級計。國柱前後斬獲悉讓以與軍吏之挂議者。已獨不得進，久之補千總，又久之補守備。崇禎二年，我兵大入薄都城。國柱與振皆從調，在孫傳庭勤王部中。振別守昌平，而國柱由三河石門渡白河擊遊兵之在瀛莫滄沽間者。有功，卒偕諸將復永平，遷化、涿州、遼安四城。雖是國柱與振雖偏裨，一日皆名天下。已還前屯，擊滅他部之入犯者。論功進參將。俄擢前鋒鎮中營副將。是時也，我兵在廣甯，與大壽所駐錦州隔河相望。見遊騎一過河，即入前鋒中營。況地偵者出輒為我得，以是大喜，卒莫敢遠哨。而營將多以失事罷。國柱先度地，設臺數十里外，虛起可瞭，又統精騎直抵廣甯，臨樹柵，使哨探有報，功最多。莊烈帝聞而善之，擢為宣府總兵官。特命掛鎮朔將軍印。宣府左居庸右雲中，去京師不四百里。地險且狹，國柱至，增長谷鎮邊，浮圖箭嶺之戍，留茂山衛以護紫荆關。修李信堡以固兩鎮。其東水甯諸城，西萬全諸衛，南之順、聖、北之獨石中路，萬峪諸堡皆犄角布置，瞬息響應。流賊逼秦晉，蹂躪獨不敢窺。雲中、國柱力也。然是時宰相與權璫內外交構，將帥人人不知所措。而國柱尤不為宰相所喜。中以法解印，罷其鎮事。國

柱憤憤率所養敢死士歸保安新衛且屯且守會宣大總督張鳳翼創立懷標十營思得宿將曉兵法者訓練之間國柱寵大惋惜即日拜疏請國柱以右軍都督管懷標練兵總兵事國柱既至自將領以至百十夫之長咸與指畫俾轉相統屬合千萬指如一人懷兵復強無何

文皇帝圍祖大壽於錦州急督師洪承疇赴援令國柱以銳卒先驅我兵設伏於松山待國柱過突出圍之數重承疇在後阻險不能進國柱孤軍殊死戰不知腹背所在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謂其下曰我家義不為降將軍以尊祖父昔吾先子振遇伏於此今我不幸又蹈兩世頸血皆濺此一塊土矣嗚呼語訖躍馬復戰面中三矢身被六創以歿事聞贈陰子祠如制妻何氏盡籍所有軍資獻以佐國封一品夫人蓋振死一年而國柱繼歿又四年明亡

王芑孫曰楊氏故揚州之寶應人終明世皆在遼東入我

朝昭武將軍捷事

章皇帝復以功名顯令其子孫或隸旗籍或還居揚州或散處蘇松間其在松者同裔蓋振後也示余故南昌彭厚德所為雙忠傳余因得二楊將軍始末而厚德傳傷於太築故為刪次其事二楊之死偉矣要此非奇男子所難觀其見困於臺使監軍

以若宰相者。先後若出一轍。嗚呼。此果何為而然哉。自古人君莫不欲得人材以用之。而顧使彼瑣瑣者操其用舍。雖得奇男子。不過暴骨沙場。一死塞責。悲夫。故余次其語如詳。以俟覽者省焉。

壽先生傳

乾隆五十一年。林史文反臺灣。不旬日有眾數萬。於是隨彰化陷鳳山。所嚮如破竹。獨淡水城不下。淡水圍竹木為城。無土石。自其年十二月至明年五月。攻最久。而城獨完。民不為賊。文武官莫在。惟諸暨人壽先生為之守。先生姓壽。名星。字同春。以字行。而壽先生之稱為著。以習文法。佐人治吏事。至臺灣。當是時。淡水同知潘凱前沒於生番。代者程俊方。按捕大甲。城中空無人。史文以其眾入。程俊于倉卒。攜印走而俊亦別戰死。先生與其輩數十人俱縛。坐堂皇下。賊故聞壽先生能識官事。顧不知孰為先生。姑一一誰何之。已乃從先生求計畫。先生曰。而屬以烏合之眾。賴兵荒城中。何以食。官軍至。聚而殲旃靡矣。凡兵分則見強。合則示弱。而奚若。賊故搜城中無精儲。則皆曰然。因脫先生械。留其黨守城。而自出四掠。於是壽先生客淡水。久其胥徒皆故熟習。其士民皆故信服。頤指目語。精神響答。潛糾義兵。風雨僉合。出不意。就同知廳事。駢斬留守賊三十六人。即日閉城門。為朝廷守。賊間大駭。悉眾返攻。

先生部勒其民。日夜登陴。樵蘇既斷。發屋掘鼠。得間輒出。選鋒擊賊。有死者。明年五月。賊稍稍引卻。道路通。署同知徐夢麟。始以印至。次第招安。白石湖勦沈金。沼尾寨擒叛官彭喜。夢麟諸所施為。一切倚先生為輒。是時從文負嵎。據大里杙自固。我兵環營其外。疑莫敢入。先生不勝忿。謂夢麟曰。賊介恃其眾。今日戰。明日殺乎。不如入也。速入。取其首。餘將瓦解。夢麟以其言上書軍門。不報。三請然後得指麾。由大甲分六路進攻。先生別以若干人。由西路入。而鹿港之兵。遲延失期。會既入。無援。馬蹶被獲。賊恨先生久。至是大喜。相與攢及。支解之。時先生年七十有一矣。又明年。嘉勇郡王渡海。檻突文斬京師。臺灣平。有旨贈先生知縣。陰其子聰一官。聰令知江蘇之鹽城縣。

王芑孫曰。壽先生死十年。知婁縣張君昌。運示余金匱楊搘所為壽先生誄。搘有筆。其叙先生死事。頗詳覈。其文作於壽先生未被詔恩時。惜當時所以議先生者。太過。然先生所樹立。皭然如是矣。彼議者何人哉。其是非要。勿足論也。於著令先生當附傳。國史。顧史臣。載筆藏在秘館。世或不具見。余故因張君之請。別為私傳。俾聽副諸其家。他日讀搘文者。庶幾於余言徵信焉。

華亭二布衣傳

吳鈞。字陶宰。自號曰玉田生。江蘇華亭縣人。其曾太父懋謙。以能詩有名。國初世謂之華萃山人。至是百餘年。而鈞復用布衣稱詩。鈞生平不應舉。不知家人生產所好。讀書旁通天文句股。金石篆隸刻印之術。而尤自力為詩歌古文辭。其於文好深湛之思。於詩不苟作。務自矯厲不同俗。性介潔。時時為人教小蒙童以食。有一子三女。無完衣。所居梅花書屋。在城東委巷中。垣壘塌井。鈞處之浩然。不輒受人一錢。人亦不敢輒餽之。華亭東南瀕海大處。自明入本朝。代有聞人。文章氣節。翰墨照一世。常為天下所望。走鈞生衰絕之後。憫傷鄉先生風流墜地。文獻軼亡。迺日曳敝履。蹠躋閭巷間。訪尋曩輩遺文。渝墨故紙。手自編寫。人各為傳。欲用漢唐人總集之例。悉錄當時著撰。勒成一書。以為掌故。未及成而遽卒。年五十四。鈞雖靜退。足跡不出數百里。交遊不過五六輩。無縫自發其懷奇。然既讀書考論天人之際。究觀今古。其氣耿然不可下。又頗近酒。酒酣雙嘻。輒以謂其坐人。人莫識也。既以窮死。縣人乃搜拾其所為獨樹園詩賦。環詞各一卷。為刊板以行。鈞故寡與。獨與其同縣翁春交善。翁春字曙鳩。一字辨堂。亦字澹生。別自號石瓠。不知其家世。小時與母沈居北郭外。菜花溼。挑菜自食。偶過里塾門外。里塾兒負課。春為誦之如流水。塾師怪問。則曰。顧常往來。聞師教讀習之耳。指其字。初不識。春便從塾師乞問大義。歸而以意推測。句

讀無幾何。遂自能讀書。又別馬市肆棄筆從牆壁間畫字。人以是誇訖之。聞於縣貢生姚培謙。姚故以著述自名。家多藏帙。快奇愛。春昇以所宜讀書。且周給之。使卒學已。而里人沈大成致之門下。講以所聞。遂能詩。於詩好元人。不言李杜。於作字好孫過庭。其為人耿介。與鈞相似。博覽感激。豪宕不如鈞。而周謹亦過之。對客清坐如木佛。寡言笑。有招之德。靡不往。歲常拜培謙大成墓下。與其里人沈梅相交懽。餘三十年。生館其家。死殯其室。梅亦雅操士也。先時大學士諸城劉公。以侍郎督視學政。行縣。聞其名。欲見之。春不可。公乃手書為卷以贈之。旁縣王侍郎。中歲假歸。禮先於春。春亦莫逆也。性篤孝。善事其母。母沈年八十餘考。終。春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中寒疾。臘卒。年六十二。不娶。遂無子。有同產弟。不知書。於是其故人門弟子。相與葬春。并葬春母。又哀校其所為賞雨茆屋詩四卷。與鈞詩偕行於世。

外史氏曰。漢儒之世。有所謂故老惇晦者。彼其遺澤。蓋亦有繫於當時矣。余故聞沈大成學子身不遂。而以文學行義教其鄉。鈞與春及聞其緒論。猶獲以布衣自表。凡乎或出而居民上者哉。青浦胡生家珊。為余言。生家花涇。嘗以門右傍街一小樓居春母。二十年。不常見。春寢哭有煙起。而其母猶勗春讀書勿悔。日謍謍然。然則其母亦非常母也。余來華亭。鈞已前歿。而春猶在。三往拜。春僅一見之。弗余報謁。

也。嗚呼。士大夫以仕宦為賢。而節概多存於窮巷掘門。槁死之士。此余所為拳拳於二布衣也。

嘉善縣學生袁君墓誌銘

君諱璉。字鳴三。世為浙江嘉善縣人。其始自陶莊遷之東亭。再遷趙田。君趙田之袁也。惟袁氏遠有代緒。君九世祖顥。顥生祥。祥生仁。仁生黃。黃生儼。當康熙時。咸以學行有聞。黃以萬曆進士。歷官內外。有政績。世稱了凡先生。儼亦天啟進士。為循吏。仁所著春秋考誤。研蔡編二書。朝廷采擇入四庫全書。儼子廉膳。生祚雍。是為君之高祖。曾祖衡。康熙丁卯舉人。祖天鯨。父性齋。縣學生。妣陳繼妣。次君少而才敏。年十二能文。以乾隆二十一年試補縣學生。督學者為甯化雷公鑑。頃之丁父憂。自其父時與家奴有訟。及是到官。連六七年不解。破其家。乃棄家為胥。往來蘇州及浙江乍浦。織嗇。貿遷。力其羸。以自食。積久。之家以復饑。君費未嘗發書。挾一卷坐市中。冥心默誦。口指麾他事。學轉邃。於未為胥時。朋試輒高等。獨不中於鄉試。既老。猶矻矻自詭。必得。竟不中。以諸生終。其為人敦樸力內行。而意氣豁如。務為有用。東南士人。多不知耕。君獨買田汾湖之上。築室種樹。課子弟為耕。農隙課之讀書。其不耕者。分遣行視。費業所在。罷還復讀。往來相迭。常曰。士生今世。不能自喫飯。則必不能安其學。

當少年時。以為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一旦失所據。則以衣食亂其心志。而敗行於倉猝者多矣。君雖孤貧。與兄弟同財。執其喪。過時而哀。無子。以兄之子養為嗣。晚年作家塾。教其羣子。姓與戚屬之貧不能竟學者。所成就甚眾。居恒以醫治家。至於義所得。為趨之若薦。欲外氏有女兒無養。迎之家。優奉之。族子某學於家塾。幾成矣。而駢夭。遂養其母終身。一日遊杭之昭慶寺。見寺僧守癡。貌若有憂者。問之曰。吾持一地。以葬父母。而價翔力絀。是以憂。君瞿然曰。子號為出家人。而能志於是。不亦難哉。遽出金。趣地主書券。以其券畀守癡。歲荒。出粟以糶於鄉。斗減百錢。其生平忠實可倚。事率類此。配史氏。明處士鑑之後。佐君艱難中。以克有成。而不獲其享。先君十五年歿。其年四十有三。子一。塗也。孫男二。青縣學生。荆。孫女二。曾孫一。效曾。其孤養。卜以君卒之明年三月乙酉。葬君嘉善縣魏塘南區。丁凡先生墓側。青以書來。速銘。予與君交垂十年。以氣誼相得。知君為詳。乃考其世系。次其行事之可見者。著於篇。而為之銘。銘曰。

士貧求官士而賈。賈而行義道何古。嗟君見義勇於虎。惟義之服。以有似續。而子而孫。以莫不穀。惟而鄉人而德之薰。讀我銘詩。來拜於壙。

張烈婦墓誌銘

烈婦姓徐氏。山東嶧縣人。監生淳女。年十九歸同縣監生張承之。李子士景三年而士景死。烈婦從死。在令

上建元之幾年。又幾年。士景從兄炳南試官江南來。述其事。將以某年月日舉烈婦與士景合葬某鄉某原。謁余為銘。烈婦為人端謹寡言笑。以婉順宜其家。而當於舅姑。與士景相愛。又能使士景行加修而學加懶。監生君夫婦以婦故愛士景勝於未得婦時。侍士景疾三十餘晝夜。不一步離。士景疾甚。目無視。頻呼婦安。在他人雜指婦應曰。在。婦飲泣謂曰。君所在吾馬不在。君往吾斯往矣。已而士景歿。家人知婦必死。遽守之。婦雖推毀斷飲食。猶故洋洋作不死狀。欲以懈守者。伺其間不可得。既三日矣。乃肅容詣舅姑前。長跪若有所啟。舅姑知其意。慰喻之。防守益密。又明日天將曉。烈婦欠伸謂守者曰。若等環以守吾。不勝勸。即吾亦勸極矣。令第欲少息。指旁一婢曰。姑令若伴我寢。何如。眾果不疑。遂與婢偕入室。扃其戶。指卧榻承塵語婢曰。此上有團扇。亡人物也。吾欲取。苦不能及。汝暫蒲伏。以背承吾取之。婢童昏莫省。所謂如其言。伏。遽登良久。戶外守者呼。婦不應。呼婢。婢不應。乃羣譁。排戶入。赫然見婦自繹承塵。婢為所厭。氣閉。不得語。解視。婦衣間刀一金翦。蓋先時所藏。欲以伺守者之間者也。烈婦之死後。士景四日。於是遠近婦女。聞烈婦之風。皆來弔哭。闌門

塞卷。逝數十日未已。嗚呼。死者士所難。而烈婦之視死也如歸。此豈徒足以勵婦行
詩銘曰。

生俱生死俱死。三版封五嶽。來者拜之。行者止。世有負心勿過此。此為張烈婦歸
安之宅。鬼風飄飄吹汝魄。

春秋釋經自序

高澍然

春秋史也。與論異體。論有褒貶。史主實錄。二者不能彊同。而未嘗不相足焉。蓋褒貶依事以立。而事得其實。則是非明功罪定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懲。於以撥亂世反之正。未有切於此也。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豈非舊史文與事違。無以明是非。定功罪。因而正之。使其事其文。各止其所而義存焉。則安得更立名目為褒貶也。自三傳興而後有褒貶之說。究其大指。不離爵與名與人而已。夫爵人名三者。必有其實也。謂春秋忽沒之忽易之。則後之讀其書者。又烏知當日孰君孰卿大夫。而為春秋所削哉。則曰。即所傳可考而知之。然則無三傳而春秋不可讀矣。有以知其不然也。三傳不必盡鑿空之詞。亦摭眾史而成也。然春秋方病舊史之不實而正之。而三傳乃取他史之未正者傳之。其烏能有合乎。不能皆合。而通之以褒貶。褒貶不可見。而當之以爵名與人。宜其愈解而愈棼也。余故專取證於經。以求其文與事。各止其所而義存焉者。久之而廓然有得也。曰春秋之文。實錄也。其事不待傳而詳。其義亦不假褒貶而見也。爰著所得於篇。其三傳及諸儒說。有當者不敢苟異。期於釋經而已。因名曰春秋釋經云。

梁莊中丞退庵文存序

韓子論文曰慎其實。夫其謂實者。豈專於文求之哉。不於文求之而充其實。豈不足。於文哉。學置兩人。集於此一無實。而求工於文。一有實。而不以文自名。如以文論。宜求工者勝。不以自名者拙矣。然彼無實之文。於古文冥追而默契之。肖其體格焉。肖其聲情焉。可謂盡其心於文字之間者。要之體格之肖。土偶之面目而已。聲情之肖。優孟之衣冠而已。羊質而虎皮。但見其可狎。不見其可畏。君形者亡焉耳。而有實者亦既昭晰無疑。優游有餘矣。即不以文自名。其為文者故在也。因綜論之。自韓子復古後。同時之柳李。宋之歐陽。曹王三蘇。元之虞。明之歸王。固斯文大宗矣。其外有實而可貴者。區其體有三焉。清明和吉。德人之文也。總攬橫範。學人之文也。生而言者可起而行。通人之文也。三者不必求似古人。韓子以為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不必不似古人。歐陽子以為取其自然者是也。其精氣充溢。方烜照不掩。豈不可自成一家哉。長樂梁方伯。莎林先生。起家詞臣。至今職勤勞內外。為國屏翰。其著紫藤吟館詩鈔。久風行海內。既成政歸。哀其文若干卷。為退庵文存。儻澍然論之曰。某生平精力半耗於仕宦。亦半耗於詩。其文但率胸臆言之。未能求工也。澍然謹對曰。文何必求乃工哉。求工之工。是謂有人之見存。未見其能工也。已受而卒業。見有清明和吉者。有總攬橫貫者。有坐而言已起而行者。歎曰。茲豈非實遂而光輝者邪。三者得

一。已足自名。況兼有之乎。先生之不求工。乃先生之深於文也。謹述所感。請質以報。
敢云序先生集哉。

康海論

評位

李夢陽代韓文草奏。劾太監劉瑾下獄。瀕於死。就獄中手書示康海。海言於瑾。夢陽免謫。年瑾敗。海坐黨逐職。世或以此少海云。嗚呼。士君子行己與人之際。難乎免矣。當夢陽在獄時。瑾必死。夢陽使其罪誠當。海不能以私交撓國法也。若繩綫而非其罪。則雖與其人絕不相識。猶且奔救恐後。况親厚如夢陽者。海既不獲越職抗疏。爭之於朝廷之上。又復惜此一往。吝此一言。以坐視直臣良友之死於非辜。而莫為之所。天下後世。將以海為何如人哉。瑾之言曰。今日甚好風吹狀元到來。若甚幸其今日之來者。明乎其日日未嘗來也。夫惟日日不來而今日來。今日之來始重。今日之來重。是今日之來之康海。仍不失為日日不來之康海也。且日日來瑾之門者。彼何人耶。或曰。瑾奄人也。海魏科盛望。即不當詣瑾門。曰。是則夢陽之過也。海不往而夢陽死。則夢陽且為瑾辱。海往而夢陽不死。則夢陽未辱而海已為瑾所辱。均之辱也。是故為海則不能坐置友朋之難。而為夢陽者。不當書對山救我以要之也。不然。由前而論。海何以不一詣瑾。而遲至今日。屈身以全身。好名而敗名。然則海其從井救人者耶。乃海與瑾為同鄉。瑾方顧海附已。其平日必口海不置。即微激夢陽事。瑾敗。海亦不免。海既坐瑾黨而罷官。則亦非夢陽所能轉救矣。事勢如此。殆又海與夢陽。

所不料。而何以病為。雖然。瑾奄人。知重海。緩夢陽。後日魏忠賢作難時。楊左諸君子。瘐死獄中。血肉狼藉。求為海之謚。瑾而不可得。且有反海所為。以助其讒者。世道人心之變。一至於此。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如海者。又可少哉。

與陳雲伯論海運書

三年前承示海運議及書後。一卷嘗攜行。及自隨頃在真州竹里館夜坐聽雨。人事屏絕。始得取而卒業。洵異乎俗吏之所為矣。所敘運道考證詳備。其擬議亦皆與不佞意見略同。及今河清海晏。此事遂屬然而酒可不飲而不可不醉。兵可不用而不可不備。誠口於廟。恐違蓋各之義。執据於途。又蒙未同之羞。無已。則仍與足下言之。抑波及又君之餘也。蓋凡事皆具兩說。今有以海運為可行者。必有以海運為不可行者。之二說者。一彼一此。是猶兩小兒以大小涼熱爭日之遠近。雖聖人不能決矣。然皆窮極其事理。時勢之利害升降。而未嘗深求其情與弊也。則試進而妄言之。邱濬曰。海蓮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潘季馴曰。丈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此仁人鵠如之言似矣。而不盡然。嘗攷元時歲運漂溺米數。統計不過什之二三。而此什之二三。吾知其非盡漂溺也。鑿餐之嗜。鷹犬之獵。雀鼠之壯。狃之伺。蠭之封。魚龍之變幻。皆足以損此米數者。特於運至之日。胥謂之漂溺云爾。夫未既漂溺。

必將歸責於其人。則并其人而胥謂之漂溺。於是乎有蠲除之語。有此賞之典。故或倉廩未實。府庫先虛。此別所謂弊也。今運真黔銅鉛者。往往師其故智。然而潘李馴何以不主海運也。曰。李馴河臣也。禹治河專治水。後治水兼濟運。使運可海而不必河。河亦幾於毋治矣。而李馴河臣也。河不必濟運。而河臣之權微。夫權微則才歛才斂。則功薄。功薄而名不重。勢不尊。此又所謂情也。故恫喝農驚之以賊盜風濤而不足者。又復假仁義以文其意。其意何居。曰。從此不言海運而已。乃今之為是說者。非河臣也。曰。是盍旦之鳥也。鳥之鳴聲曰得過且過。其諸畏難苟安者歟。夫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聖賢也。知其可而不為之者。其人當居何等。濬又曰。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為意外之慮。高議亦有云。今河務亦孔亟矣。始則因河以誤漕。而多守候牽蛇之費。繼則因漕以誤河。而停疏濬修築之功。有旨哉。斯較濬李馴之時。其當議海運也尤急。且即足下之為此議也。距今又閱五稔。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見兔而顧犬亡羊。而補牢。夫豈古人漫為譬喻以誣來者。今吾與子雖出處不同。要皆歸於能言而不能行。其能行者。又不能高慎已。夫杞人之憂天也。洵愚然苟倚杵而壓己焉。彼固無由遞逃也。則亦不得謂之愚也。野人之負暄也。誠晦然累挾續而戰勝焉。彼又未嘗受賞也。則亦不得謂之陋也。

與陳孟楷秀才書

承贈詩送行。立勞走別。心根於性情見乎詞。感甚感。甚今之後生。不患才少而患其學術之疏。然大雅未衰。必有英絕領袖之者。足下當不妄自菲薄也。前詢北直水利。適僕爾時氣逆神湧。不能終竟其說。乃僕係北人。昔嘗留意於此。三十年來從無與僕議及之者。今足下一旦下問。心輒怦然。蓋燕雲十六州。僕少年車馬。三四往還。知其無處不可興水利。特當事者畏難苟安。不為慮始。而北方之民。愚情相半。有田不耕。有行不織。坐俟三冬之雪。仲春之雨。五穀勃然相慶。收穫設使天屯其膏。非澇即旱。男女嗟歎。併命飢寒。弱者溝壑。壯者四方。其弊若彼。而其患者此。則惟水利之弗講也。夫古之王者。多在西北。黍稷桑麻。未嘗不備。則信乎其得水利也。今雖井田既廢。屯田可行。屯田興而水利出焉。僕又知燕雲十六州之地。無處不可屯田者也。夫事之遠且大者。非一朝一夕之功。非一手一足之烈。今誠能儲其說以待之後。必因其利而用之者。足下年富力強。好學不倦。何不乘此三餘。取諸史之行屯田者。一一摘出。參之以經傳中溝澗之法。證之以郡國利病。書所論窮年累月。著為一編。勝於議保甲志武備矣。又酈氏水經注於西北獨詳。近東潛趙氏所刊水經注。極稱精博。其各史郡國地理等志。亦宜互證。至三國十六國。洪雅存太史有疊城志。補一書。頗

為賊治可以依據者也。明史河渠志亦應攻索以時代相去未久。遼河道亦大同小異。而北方之水以河為主。由屯田而及治河。由治河而及海運。蓋足食足兵而民信之。故曰井田之法。寓兵於農。屯田之法。寓農於兵。此儒者之立言。非處士之橫議也。泊舟丹陽北郭。夜雨浪。不能成寐。燒燭書此以理前說。於抵真州日封寄足下。冀補聰明之萬一。

求心錄序

會稽何改夫先生。乾隆中嘗為江右劇縣。廉明有聲。既擢郡丞。掾事引疾歸。已而捐館。今二十餘年矣。余生稍晚。不獲事先生。而與先生之孫茂才思照為雲霞交。因得盡讀先生之書。求心錄其一也。卒業三艱。乃操翰而序之。夫章句之儒。不知治法。刀筆之吏。不知治體。而天下郡州縣之官。動以千百計。庶鑽孔飭兼才罕覩。故用儒則多迂疏。用吏則多刻薄。枘鑿不入。繭絲是為國弊。而民困。朕患均也。先生稚即頤興。里有神童之目。及長。讀書廬墳於場屋。乃棄習名法。出而為諸侯賓客。久始筮仕為從事。夫以先生之才之學之識。讀其書而知之。登之廊廟。則非治中別駕也。委之封疆。則非長史參軍也。崇禎考文。所以潤鴻業。盤根錯節。所以別利器。而顧一屈於幕僚。再屈於衙官。洎為縣令郡丞。雖治行稱最。而卒未竟其用。而棄者刀筆之吏。章句

之儒類皆能竊升斗之祿握尺寸之柄躋顯要而報循良然則先生之初願豈遂僅以著書終老哉。康誥曰：如保亦子。大學以為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孟子亦言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則士讀書致用所學如是出而從政豈乖初跡。故北山黃公善醫先寢膳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卦說以為反求諸己言近指遠。不負此心即不負此事也。其有摘伏發奸而斬神明之稱。照仁子義而鮮怨患之師者。則其震名略實。飾外歡中而未嘗致其求之之道也。然而儒林循吏之傳去人遠矣。先生之居幕府也。視官事為已私。就三去三。磊磊落落。及其服官。自郡功曹以至同守。所在興利除弊。彬彬文質。直不近駁。廉不沽名。倘所謂兼知治法治體者歟。抑余聞先生游幕入官。前後多盛德之事。往往大獄俄起。卒賴解免。錄中顧帶及焉。夫達伯玉恥獨為君子。而陰德則譬如耳鳴也。然故鐘於官聲聞於外。知其後世將有達者。茂才勉乎哉。因庶抒所論於簡端。越茂才急刊行之。上可以儲作史之材。下可以資理縣之譜。官守其職。民受其福。其利甚溥。其效甚遠。蓋非徒與茂才述祖德而脫交情也。

書孫督師撫秦四錄序後

此明上虞倪公元璽為代州孫公傳庭作也。當崇禎時。孫公受命撫秦。寇勢方熾。藍

屋之戰。遂擒其魁，燶車獻俘。別賊震懾，進而清心以期再舉。而時相楊嗣昌忮之，坐辭職引病，逮繫請室。蔑其既奏之功，罔以無將之罪，刑賞不中。莫此為甚。蓋讀史至此，不能不廢書而歎也。迨後秦蜀之賊益張，乃始出公園廟，賜劍督師。而天德既廢，人謀莫支。河南兩口之決，關中七日之雨，賊乘其敝，兵敗身殉。向之徵發期會，斬將搴旗，九仞一簣。國亦隨之悲已。倪公時在司農，屢多贍盡，而君臣之際，時掣其肘。故其序公之錄，謂以償報隋亂之餘，為滅竈更然之舉，能留其身於危疑，刀鋸之時，而不能伸其業於仗鐵聲靈之日。沉痛迫切，殆難顯言。而孫公以科目起家，文章爾雅，史又稱其長身伉爽，才武絕倫。方之於古，殆馬伏波之流，遼蓮陽九，再用而蹠。乃或訾其泥古，車戰之法，因而一敗塗地，是使生前之謬既烈於交趾，死後之議復貶於陳濤。忠臣義士，短氣傷心，大當禽渠之後，威信既行，繼以清心，實將裕飼。此足食足兵之良法也。寢使貝錦不成，節鉞久擾，撥亂反正，可望於時日。蓋不患賊之不平，而患兵之不練，不悲其後之勁焰，而甚惜其前之被逮也。今其四錄散亡，不可得見，心迹學術，皆莫能詳。此倪公一序，為不可少者矣。序中復言武陵以盧督宣大，洪督剿遠，致盧洪軍敗身殲，謂象昇承疇也。象昇戰沒鉅鹿，而承疇實未嘗死，乃當日於盧則誣疑其僞，於洪則謬信其真。故孫公之錄，始於丙子，倪公之序成於甲申，是尚不知

承疇已降入我朝而與盧公並為歎惜。他日承疇若見此序將何以自立於天地間哉。

史論一

張士元

自春秋至戰國。國皆一卿為政。秦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漢因而不改。光武懲數世失權。強臣竊命。遂不任下。歸其政于尚書。而三公無權。亦不假后黨以柄。數世之後。三公備員如故。而外戚宦豎擅權。至于國事不理。則譴責三公。或死或免。此可悲也。仲長統之論如此。其意以為任之重而責之輕。與任之輕而責之重。皆非制治之體。然苟任之輕而責之輒亦非所以用大臣之道也。古今治天下者。大權固必歸於上。然一日萬幾。欲以一人總細大之事。則其間精神意量。必有所不周。故周公戒成王所拳拳者。惟在三宅三俊。而謂文王固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益重任三公。責其成事。雖有戚宦窺伺其旁。亦不能奪之。若不任三公。則凡精神意量。不能周之。際思得人以代之。亦情所不免也。當是時。非左右近習是任。而誰任哉。左右近習。巧為逢迎。事事求合於人主之心。則必信用之矣。信用既久。則權歸於左右近習。猶秦然。自謂權不旁落。而天下之大勢已去。漢事然也。前漢元成以後。名為任大臣。而大臣之位已為戚宦所據。是亦未嘗任人也。後漢不任大臣。則戚宦之亂政。益可知其必至矣。方其盛也。英主在位。足以變通其道。而賢臣亦能宣力。則天下皆安。及其衰也。弱主在位。力不能奪戚宦之權。而公卿亦坐觀其成敗。則天下日危。然則專任一卿。

固失之太重。不任三公。又失之太輕。審乎國勢之輕重。而擇賢者以信任之。斯治天下之道得矣。

復社姓名錄序

初。顧端文公與高忠憲公講學東林書院。聞風向慕者先後至。而忌之者攻擊不已。諸君子或死或黜。書院中廢而復社興焉。吳扶九先生合之。張天如楊維斗兩先生主之。大旨以文明道與東林相應和。而立格稍寬。入社者至二千餘人。方社會時。舟帆雲集。四方贍學有聞望者半在列。固一時之盛也。端文之言曰。官京畿。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復社亦師此意。而頗力於文字。或疑其非聖賢之學。及莊烈愍帝殉社稷。乙酉丙戌丁亥三年間。為故君死者。大率復社幾社中人也。不死而終身隱遁者。亦多出於社中。當是時。天下之士。推究始終。乃知復社為聖賢之學。無愧於東林也。其間亦有名在社中。而後乃失身改節者。特百人之一。未可以概其餘也。考有明十六朝。武宗始失政。至神宗而上下苟安。庶事隳壞極矣。熹宗信用魏閭。流毒四海。懷宗雖有志振起。然不能知人委國事。於周延孺溫體仁。而天下遠不可為矣。賢人君子。不得安於朝。則退居於野。與二三同志脩道蓄德。見之文章。而聲氣千里相應。此亦忠愤之所寄也。古昔盛時。庠序樂

爾言揚行舉其進而責者皆當責者也。退而謾者皆當謾者也。於是士有拔茅連茹之慶。民亦得蒙膏澤焉。如復社之士。其高者固天所降生。以資世主之輔弼。其次亦多令才。可以任用。而國祚將終。小人道長。徒使沈默寂寥。聚散於草澤之間。可慨也已。凡在社中者。姓名具書之。而南都防亂公揭附於簡末。用志一時之公義云。

錢罐升傳

罐升錢氏昌其名也。居吳江之保障里。今屬震澤。崇禎八年。以選貢授邵通判。不就歸。是時天下多盜。而舍山盜最桀惡。罐升家饒於財。一日有二人踵門云。奉主命貸銀數千兩。必得以返。詢之乃舍山所遣也。罐升勞以酒食。為好言慰之曰。銀不能卒備。幸緩數月。當齎至山中。其人約期而去。罐升念曰。盜不可藉之鋸且豺狼無聲時不如以家之所有。募士守禦。庶幾全吾鄉里。因具狀請於官。得便宜從事。乃立格募兵。歲方飢。聞者先後至。家有大木仆地。罐升言於衆曰。能舉此木者留。未幾有崇明武學生黃扶搖等四人至。皆黃姓。號曰四黃。遂令訓練。曹伍里人吳彥康等亦別集壯丁自衛。皆聽罐升指揮。舍山盜惡罐升負約。率其黨至。鉦鼓喧闐。若甚可畏者。里中武士皆持兵彀弓指之。盜惶駭。詭云。吾曾欲往木瀆成種。不過假道。責邑何紛紛。為罐升使謂之曰。爾既無意侵掠。何不藏爾兵器。盜不得已。舉兵器敵之。罐升縱兵奮

擊盜礮馬。久之盜有沈判者。乘大舟擁黃蓋駐野泓蕩。聲言欲為舍山報讐。繼升兵少力不敵。時職方主事吳公易以兩都失守。倡義起兵。有衆數千人。因抵職方。借其兵。職方初難之。卒與舟師二百而黃扶搖等率之以歸。繼升偵判船設礮。患之遣人偽為乞人。至其船丐食。潛以鹽函滴敵中。及判發礮皆不起。繼升用破壞其船。遂獲判。先是扶搖獻計。謂盜來必乘舟。舟必蔽以葦席。若用蒜附篋。而灼青射之。則麻爛矣。從之。於是盜船盡焚。烟焰四起。李青樂者。判黨之勇者也。繼升與搏戰幾殆。有許某者。斬青樂。鋸其頭溪橋。繼升乃徐訊所獲之盜。殺其黨為盜者。赦其督從者。頃之盜復夜入里中。不遂。自是不復至。聞藩聞繼升名。使以禮聘。繼升謝不往。而吳職方敗走。大軍購之甚急。跡及繼升。繼升與吳齐康皆被逮。提督吳某再三詰問。繼升有辭得免。并齊康亦免。繼升與弟威皆能文。威中順治丁酉鄉試以同榜有事謫甯古塔。繼升亦牽連至京師病卒。余少時數聞父老言繼升事。後從其家得所記錄。為書其始末如此。蓋繼升與職方吳公才略相似。嘗薦四黃於職方。參其軍事。既而職方以身殉國。繼升辭聞藩聘。為

聖清之良士。各行其是而已。繼升嘗自謂心術不甚壞。惟屠戮太多。難免于陰禍。安之姦宄出沒潢池弄兵之時。氏亦良苦矣。如繼升者。其所全豈少哉。

寶心藏銘并序

汪廷珍

嘉慶十有九年。尚書總督浙閩桐城汪公。自作生壙。名之曰寶心藏。而其同里刑部姚姬傳先生。為之銘。既而尚書以廷珍性拙而好直。於實之義有相近者。且同出唐越公後也。俾復銘之。竊惟刑部之銘。其故公之世。游歷當官事蹟。所以銘藏之。貌備矣。於法不當復銘。顧廷珍以同姓後生。宦轍所至。時復與公共事。得以貌見其行政。聞其言論。竊有以知公。蓋嘗從事於聖賢誠身之學。而有得者也。公不敢居於誠。而自失以實。實之與誠。豈有二哉。聖賢之言。誠莫備於中庸。達道達德。凡姦行之則一者。誠也。朱子曰。反身而誠。則仁矣。誠者。誠吾仁也。仁者。人得乎天之理。而發之。則為情。情而不當乎理。則私欲而非情。理而不洽乎情。則矯激而非理。合理與情。仁之謂也。知此之謂知。強此之謂勇。其權度在中。其功夫在璇。其學則自為己慎獨。而極於位天地。育萬物。其道則本乎修身。事親知人。而歸於知天。一言蔽之。曰。寶心而已矣。予觀尚書之為人才。敏而習於治。庶務雜擗。沛然有餘。而其處事也。兢兢業業。慎以求中。惟恐幾微之過。與不及。而不得乎情理之實。及其準之情理。確有所見。則毅然為之。威敗利鈍。一聽諸命而不顧。嘗作可靠說。自述其生平。得力甚詳。今行年七十。教人自為。守之如一日。遇此以往。蓋可知矣。廷珍謹寫。寄有志於世。而病真。

才之拙。問質諸公。公曰。人有何才。實心即真才耳。予始聞而遇之。退而思之。實者志也。才者氣也。志至氣必至焉。公之初試為令也。上官迂之。屢欲擯以司鐸。既為守令。治民聽訟。有神君之稱。歷膺繁劇。所至輒辦。其為大府也。廉公靜正。吏民無智愚賢不肖。咸信之。豈獨才過人哉。大學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觀於公而益信。銘曰。

天下雷行。物以終始。大人之心。不失赤子。道風既邈。士也二三。旗常之赫。衾影之懸。義我尚書。惟邦之翰。明惠廉能。勳名有爛。何以為治。曰理與情。惟茲實心。矢以畢生。我銘厥藏。用詔來世。辭無虛美。懼拂公志。

萍邑興賢莊記

劉鳳誥

江右古風。積祠殿以試士。以勵其家之讀書人。俾服習名教。恆沐衣冠禮義之澤。尚已。然不能戶立祠廟。殖產也。吾萍自嘉慶辛酉廟祀文昌於邑中。慕義者即其旁舍為興賢堂。十鄉之人子若孫及身及女。爭出田穀金錢。納於鼎。於是興賢莊之設。歲取租息。供童子三試卷冊費。諸生鄉試諸貢朝考費。已舉士上春官計偕費。皆先事為之備。掄元掇鼎之祥。則厚為賀而責之。而又專歲入租期之鐘。接以示優異。益以勵其鄉之讀書人。敦尚名節。小而表儀膠序。大而登進為公卿大夫。率由茲遵。近科萍人領省解者。連獲其三。繼此巍然大魁。必更有好修奮起之彥。大昌吾邑之文明。可掬券矣。堂後各祀其先。迺母忘本始之義。亦足以矜式後賢。洵可風也。夫士之取科第如探尋焉。知誰得。則此千百之象於銖粟。遑計其為誰而為之。無所為而為。為公心。又安有不當得而得。為僥倖者。此其間殆有神相之歟。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呵止曰。此尉遲公錢也。可知予奪之權。默默中非人所喻。先是心以淬志功名。必能窮不為貧移。達不為利祿痴。力扶世道人。心之正。仰副朝廷造士之隆。奚止為吾邑幸哉。若夫條畫之善。一以鄉之子姓究其贏縮。請諸有司。而吏胥莫能持公諸舊家。而異籍無敢溷。普惠寒畯推廣。

皇仁庶乎於學校人才不無輔翼之助故樂聞其事而書之是莊計數若干石錢若干緡載在圖冊碑撫並書以垂久遠

个園記

廣陵甲第園林之盛久冠東南士大夫席其先澤家治一區四時花木容與文謐周旋莫不取適於其中仁宅禮門之道何坦乎其無不自得也个園者本壽芝園舊址主人闢而新之堂皇翼翼曲廊邃宇周以虛檻故以層樓疊石為小山通泉為平池綠蘿裊裊烟而依廻嘉樹翳晴而翁匈閨爽深龍各極其致以其目營心構之所得不出戶而盡天自春塵馬皆息於是娛情陔養授經過庭暇肅賓客幽賞與共雍雍藹藹善氣積而和風迎焉主人性愛竹蓋以竹本固君子見其本則思樹德之先沃其根竹心虛君子觀其心則思應用之務宏其量至夫體直而節貞則立身砥行之攸繫者實大且遠豈獨冬青夏杪玉潤碧鮮者斯州篠蕩之美云爾哉主人爰稱曰个園園之中玲卉叢生隨候異色物象意趣遠勝於子山所云散側八九丈從斜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者主人好其所好樂其所樂出其才華以興時游順其燕息以獲身潤厚其基福以逮室家孫子之悠久咸宜吾將為君詠樂彼之園矣

清河節母蕭氏事孀母李。母老疾。刲股進藥。勿使知。十七歸萬。一載姑亡。又一載夫亡。志與偕。顧翁夜羸。大家無彊昆弟。一子甫五月。事綦重。忍死以節誓。翁故治蠶。嘗不給。歲丙午大禍。晨夕灑粉糜餽翁。自率未嘗飽。更瘦。力疾侍翁。翁趣引避。輒懶然曰。老人至此無子也。婦即子。忍暫離左右。翁歿無以斂。躬提汲寒其寢。手柳枝揮逐蠅蚋。訖。兩晝夜。挈其孤謀備禮。濒死者再。既葬。家益困。孤稍長。責之讀書。且曉之。曰。若學不成。嫠固失望。如若祖父地下何。孤試秀才高等。肫然以敦行。棄振門祚。為弱。同室從子女四。無怙恃。衣食嫁娶咸任之。有適沈。為患癱廢。迎歸。悉力療治。它苦心慈行類如此。蓋自女而歸而子之母。三數十年中。無一日非疚心泣血之日也。嘉慶庚午。有司表乞旌如制。癸酉以明經拔萃科薦其子於朝。子時母心懾而母德滋。以彰興。曩予職史官。見天下之以節孝聞者。歲終必彙登簡末。或病其冗。予執之曰。閭閻幽微。幸錄姓氏。奚可略。得仍備書如例。今明經君喪事狀。諗予。惟節守名義。孝廉天經。如母之刲肉救母。扇暑炎翁。二事實恆情莫屈。今母未周甲。子方文行著聲。將有樹立于時。惟訓懇懃。其福行未艾。君子謂萬母為節禮專精之至。卷詩曰。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謹援列女傳義次而傳之。頌曰。

淮之水清且泚。好女子勝男子。股血濺活母死。老翁疾僵不起。呵冰屍。追疫鬼。呱呱者。士為士昌萬門。必大矣。賁麻絰。煇彤史。彼蒼蒼。宜壽祉。

鄧孝子傳

鄧君觀瀨邑故家子。幼有至性。隨父悔庵公宦京師。授詩至夢寐。輒以成誦。人異之。稍長。隨父監司中州。職防河。聞而識其條畫。父遷蜀。提刑。以巡鹽舊案。逮還。藉沒。論死。賴朝恩矜緩。繫獄三載。瀨隻身左右而已。會族兄某至。瀨夙有自贖志。父慮其無濟也。漕督楊勤慤公。諭乃公為吏部清介官。當不以貪敗為瀨謀者屬。乃徧走齊鄭燕趙間。嘗夜墮叢莽。孤危嘵嘵相逼。一僕劉章沮。勿行。弗顧。遇獵火出焉。間關抵前。訴於步軍統領阿累毅公。叱曰。爾擅入禁地。不畏死耶。命焚暗室。若度父無生理。誓自殞守者一武弁。聞哭聲。詢故。義釋之。它日復伺間。訴於相國傅忠勇公及阿公馬前。傅語阿曰。稚子冒謹。救親難能也。宜上請。阿亦惻然。二公取其辭入奏。得旨。鄧某情可原。准贖。傅遣挑騎為孝子賀。益深重之也。納錢入父。獲免。先是。母卒於家。迨見父始知。奉父生還。舉母葬。越二載。父旅殯南陽。復南歸。其喪葬如禮。其慘瘁倍嘗如此。他行誼。具家狀。子惟人生骨肉之際。憂危蹙迫之時。以為死也。而坐待其不能生。與以為生也。而終遂其所欲生。而身之死不死。不與焉。誰非人子。遺苟不幸。能

如瀨一念之誠通天人之感者其有幾耶嗚呼可謂孝矣。

曠舜漢與余論佛法。問念慮不住。云何降伏云何滅度。余曰佛非能度人。須人自度。嘗讀六祖法寶壇經云。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各須自性自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舜漢曰。既自度。何用歸依佛。余曰。君又不聞壇經自歸依之說乎。六祖云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不善。嫉妒詔曲。吾我誑妄。輕人慢他。邪見貢高。等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見自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自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彼世之所謂佛者。莊嚴色相四大威儀耳。以為佛在是。又所謂歸依者。緇衣祝髮鐘磬膜唄耳。以為歸依。即在是以是佛以是歸依。是即如來所謂。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耳。夫壇經之所謂自歸依者。即自度也。金經云。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如謂佛果可以度人。佛何不發廣大慈悲。奮金臂力。放白豪光。化濁塵為淨界。變諸魔為善信。更不須神通威力。以法遮制也。是故佛當度衆生。實衆

生自度。論語云。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回也。如愚見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於曾子曰。唯。證之。君子造道。其自得也。他日。齊漢向余曰。自聞自度之說。時時反求諸己。覺若干種心消去許多。而後知從前念慮不住。皆自由無主宰。遂呈偈曰。提耳發其聰。幸於維摩手。自度兩字經。諦揭終身守。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三

曾鏞字麟堂浙江秦廟人乾隆

答汪方伯書

一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

三

尤維熊字祖望號二娛江蘇長洲人乾隆

遊燕子洞記

四

如皋冒氏水繪園記

四

來青軒記

五

贈中憲大夫應山彭公墓碑銘

五

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江蘇吳縣人乾隆庚戌

科拔貢官山東按察使有獨學齋稿

鹽法論

七

林和靖詩序

七

明王忠文公集序

八

重修義烏縣忠孝義祠記

九

四川敘永同知周君墓志銘

十

洪亮吉二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乾隆庚戌一甲
二名進士官編修有卷施闡更生齋集

十一

剛柔篇

十一

守令篇

十二

珥塘荆氏族譜序

十二

錢大令維喬詩序

十三

重修明太常少卿凌公祠墓碑記

十四

祝貞女傳

十五

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十六

李賡芸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乾隆庚戌
進士官福建布政使著有程香吟館集

十七

徐秋渭繫事表序

十八

重修汀州府學碑記

十九

徐州府學教授王公墓志銘

二十

凌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乾隆庚戌
進士官南京國府教授

二十一

復禮上

二十二

復禮中

復禮下

金宣宗遷汴論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答汪方伯書

曾 續

呂叔簡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變而天下治。所以然者。民風者從乎俗。非必有干譽干祿之見。固結而不可變也。士風者從乎學。非遠有患得患失之心。戰慄而不能變也。仕風者富貴之權誘於外。利害之念迫於中。有欲變而不能自主者矣。有變此而無以自容者矣。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下而州縣仕也。任變民風士風之責者也。上而督撫亦仕也。又操變仕風之權者也。督撫之賢者誠不之人。竊以為失於粉飾太平之意多也。州縣之不肖。誠非一端。竊以為壞於訛支彌補之故亦不少也。財賦者國之大政。天下之大命也。盛衰興廢靡不由之。今州縣虧空之弊極矣。前此為上司者既不能慎之於始。姑息調護。釀成巨弊。至於今日。新故相乘。各存一切微倅。苟免之心。其謹弱者。日夜勾稽以免咎。而窮年有所不支。強幹者苟且補苴以干進。而外此舉所不知。又何暇加意於汎汎然之士風。民風為從容厚篤於農桑學校間哉。是故言兵刑向曰。辦案。今且有所謂做案者矣。言錢穀向曰。交盤。今且有交帳者矣。此仕風一大弊。州縣之不肖。亦上司粉飾之過也。大臣身膺民生國計之寄。即無慮久。久發露。

罪且及身。一旦橫有方千里之災。一省空有數州郡之盜。倉皇待濟。問何以給。雖然欲彌補必設法矣。洵患之設何法。財賦者不雨於天。不湧於地。欲舉一二十年之積弊。驟取償於歲月。非僥民何由得此。夫徵歛之際。貪墨之府也。其所以不敢肆為谿壑者。僅僅恃國家理財持宏綱大體以堤防之耳。更迫以勢之無可奈何。與以事之得所藉口。明目張膽。何所不為。竊恐在虧空之日。則相習為盜。臣在彌補之時。則相習為聚斂。臣高邦本以補國計。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也。愚謂病無良醫。與其病民無甯病國。與其安不能割。使寅擲卯糧。在府庫已缺一年之寘。而催科訖無畱蓄。無甯渙其大號。破格施恩。俾天下一空。從前之累。而徵輸得循舊章。除見在州縣本任虧數立限追補外。其確為前任之所虧者。一并棄去。不復窮究。於是肅清本源。更遵成法。按厘輸將庶幾積弊一祛。可圖再造。料天下賦稅之所入。與州縣倉庫之所虧。多不過損。國家半歲費耳。未為大病也。而府庫無空名之承受。歲時無先期之准科。民免浮額之誅求。吏少借端之剝削。不補而財轉寬。不滿而法已行。豈不直截何計出於童稚之所知。而事苦於國家之所難也。古今國勢之強弱。治亂不患蓄積之不多。患度支之無實。不在災凶寇盜之有無。在吏治人心之動靜。昔孔子與子貢論政。至於必不得已。曰去食。去之乃所以足之也。藉不能為此。則且取州縣之太。貪樂者。

誅之究之奪且追之以懲一時其在中材則且視厯任所虧量其多寡假之歲時或
三四年或七八年或十年分年賠補一切急遽苟且之法概行罷去庶幾州縣之職
得從容從事守牧以上亦得以風化相重率而不至以財賦偏注於一途國家之財
猶可得而理師師之風亦不至遽壞而不然者急則敗矣上以此變之官官必以此
剝之民幸而無故取怨謗耳設不幸而小小加以災凶寇盜一夫偏袒千百景從此
時即欲傾一邑虧補之數為一邑捍禦之需其可得相當也邪是故國可貧民必不可
可使窮夫豈獨民不可使窮即州縣亦不可太窮也民窮則亂官窮則貧貧固亂之
由也此當今一變仕風之至急務也至欲正其本源則無非崇節儉節儉之道壞其
大者固莫如上司苞苴之公行歲時舟車之繹絡然上能絕之使不上行下不能抑
之使不自繼則使能節之於公不能節之於私終無益也每見一行作吏服食起居
便詬儒素方其位任負道不實而遠近尚視為金穴輒轉引薦舉復調笙充滿廊廡
一人所餽少者數十多者數百甚或盈千一署之內用以致富者不一嗚呼奈何其
不窮且貪也愚以為胥役衆害民使令衆害官此皆力宜裁抑者也若夫欲循夫職
守則莫如少更調古今吏治之壞多起於不久於職漢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
久於其職則民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賜金增秩或爵至關內侯迨公卿

缺則以次用之。故其時吏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帝恭儉勤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元嘉之際四境晏安戶口蕃息亦三十年左雄上疏言興滅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久長特進橫議捐政傷民咎皆在臣此真達吏治之言也。國家之爵祿崇卑大小固所以鼓人才年限太拘未免沉滯然亦宜稍稍持久不宜太煩庶幾上下相望賢者得以究其所施中材亦不敢心存苟且故吏之不才者雖終朝曉之不為驟若見一吏亦輒調一缺所調員缺又加調焉而更委員署之且無論五月報政暮月已可世難其人恐二三強幹之員轉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于民專在上司更何怪盡心守職之難概見也愚以為地方多一衙門通多一地方之累官府多一更調并多一倉庫之累吏胥俱得乘間舞弊故此尤當謹也若夫羣下之所揣摩大員之所顧忌內自獻納之微外記軍國之大有非法制可得而間者而今日未敢悉言也再者嘉湖收漕多逾額自顧歸諸方伯提其餘存以彌補閒歸方伯去浙之日嘗垂淚言之以為未及能此通者閣下視州縣所虧且如故以為不去其弊而但提其餘是適以累民也因舉歷來之所謂漕規者嚴禁而痛革之且即其邑之所取以救其邑之所虧民同此數而官無虛糜蓋期於得補即止此誠不得已一時權宜之所為竊以為今年之漕餘即明年之徵額恐漕餘之外又有漕餘矣惄惄

文誠願無使人謂漕餘之有加幾當今如公且亦未之察也敢并及之。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

近世文有時文。有古文。時文代聖賢之言。義至深而情實淺。古文即儒者立言。旨即淺而裁自心。故欲窮古今之變。考政教之遷。觀學士大夫之所得。求之於古文較近。竊謂作者難取。而集之者抑不易。何以言之。文章者天地之精華也。散而渾。諸古今才智人之口。若二氣五行之分布於百草木。其盛其衰。隨乎時會。而其為用於人也。其陰陽水火之性。即其華實本末之際。而用不同。故取材必慎。而後得其精華之所注。蓋自六經四子諸書外。一代之作。一家之言。有純有駁。有雖有合。舉漢唐宋以來。寥寥數大家。均不能免也。服餌雜人身之病也。論著雜人心之病也。於此而欲採輯羣言。網羅一世。出時賢之甘苦。為後學之底鍼。又豈易事乎哉。是故文取載道。吾以為必先有見道之實。淵然寂然。以日以年。舉人世功名富貴。成敗得失。一不入於其胷中。而後可與論天下之文。嘉禾丁君子。復攜其里敬齋先生所輯。國朝二十四家文鈔以示予。先生於近代文均有選。而本朝尤加意焉。蓋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亦當世得失之林也。嘗自言其去取之意。大率取其有益於人。有用於世。有補於修齊治平。而其文復工。絕可令人往復。不厭。者空談心性。與夫臚陳故實者。皆不與。

馬一切庸俗講張之辭。盡行剷除。嗚呼。持是以論天下文盡之矣。每歎古今文章之病。立一說。每不顧吾說有益之與無益。有用之與無用。且詹詹然。靳以文勝其實。則中無所見。究竟文亦何由勝。談心性。病虛妄矣。臚故實。病文離矣。且庸俗講張之病。或且至於蔽陷。離窮而不可究極。此無他。所以游之乎詩書之源者。無其學。所以行之乎仁義之途者。無其養。心未能怡然。渙然於天地民物變化云為之故。而欲怡然漁然於口手之間。必不能也。觀先生斯鈔。其亦可以見其概矣。諸家文體之奇正醇肆。鈔中論之特詳。丁君復屬序於予。又何如。即先生之所自言。以弁先生之所手輯。使夫人伏而誦之。尤得其要領也耶。

遊燕子洞記

尤維熊

曩嘗取道黔中。與江君適。攬飛雲巖之勝。共詫為山谷奇觀。平生所未見也。余治蒙之明年。方有事於郡。以正月既望後二日。出縣行五十里。至雞街宿焉。其明日當至攀枝花。聞所謂燕子洞者。實隸阿迷州境。糾道三十里可達。江君欣然共期往遊。未至數里。山道阨塞。了無所異。既而山腹中微見瓦脊。至則黃冠之廬三楹。其前三楹較高敞。拓後牖俯瞰。隆然山也。而喝然虛其中。袤廣可列千人之座。其上則石溜鍾乳。紛然下垂。如卿雲之狀。蕭索輪囷。不可指數。其斷處天光廓然。一冬青樹從巖際蟠屈而升。如龍如螺。逼留其空。若覆華蓋。谷聲鐘磬。水聲潺漫。杳不知其所從發也。道士導予經一小門。厯級而下。復循磴而上。度一石梁。凡再升再降。始得一川。川際岓崿摩挲。水穿其中。若吞復吐。穿窺黝深。莫能探識。燕輒飛鳴。千百為羣。石蜂之在巖。蠶之附墻。亦莫知其適從何來。遽集於斯也。石壁嵌空中出一手。宛然指臂。承以小樹。俗因有仙人折桂之名。余與江君相顧駭歎。以為飛雲巖之奇。又不足言而天下瑰麗謠變之觀。至此而止矣。雖然。以天下之大。寓縣之廣。造物者之神奇變化。而區區一二之足跡所到耳。目所及。又豈足殫哉。滇僻在西南之徼。唐宋以來。尚阻聲教。若斯洞者。固在蠻鄉夷獠之中。元明漸入版籍。至今數百年。商賈仕宦之途。

稍稍涉足而吾與若因得知斯洞之名。而又適天假以窮其勝。其地荒遠僻陋。不得而窮之。與并不得而知之者。又不知凡幾。昔人以達東生豕頭白異而欲獻至江東。見羣豕皆白而悔。安知他日所到不更有奇於斯者。而斯洞復為達東之豕乎。然則人之為學。將深造於聖賢之域。雖有所得而未可遽自足者。亦若是而已矣。是日與江君留宿。對榻成一詩而去。越日復為記之。如此江君余內表兄名封。

如皋冒氏水繪園記

自有明之季以迄我朝順治康熙間貴則公卿大夫賤至樵夫農婦無不知冒氏水繪園者。其盛也。辟疆先生倡吟壇。塞赤幘冠蓋。輿馬存問。饋遺有鄭莊置驛通賓之風。海內才俊雲合。景從。如晨風鬱乎北林。游鱗泳於巨川。至則論列圖書。商榷文史。俯仰於高下之間。縱獮乎道聲之數。又或行觴。揩矢擊刺。彈碁莫不於是園焉。蓋當時閥雄之士。大書特書。不一書矣。不數十年而冒氏既衰。乃割園以鬻於人。有馬氏者。僕居其四區之一。其他溝畫水分。裂若方彝。僦而舍焉者凡數姓。又不數十年。而數姓之居盡歸於馬。又不數十年。冒氏之子孫。思復舊宇。而馬竟以其所并數姓之居。及所居四區之一。合而仍歸於冒。計一百餘年之中。人事遷流。有若此者。天地蓬廬人生。蓬旅亦可感已。今夫華屋山邱。銅駝荆棘。伊古以來。不知凡幾。其傳之稍

久者則名賢賞析之區。文士著述之地耳。然而元亨逕樓書巢筆冢今之能舉其名者已僅僅十之一二。至若玉山之堂。月泉之社。去今曾幾何時。而大半委之榛莽。然則水繪園之復為冒氏有也。豈偶然之故哉。吾不知今之冒氏之後。偃仰於園之中者。尚有登壇建幟如辟疆其人。能奔走天下士。而天下士之鱗集。庶至亦尚有如當時閑雅之徒能探簡執觚以從事於斯園與否。要之於凋謝凌夸之後。克復先疇。則冒氏不可謂無人。而馬氏以銖累襲續。緝其殘敗。其卒也拱手讓之。以成其子若孫之志。是亦所謂一二賢豪間者。微冒氏之請。固不可以不記也。至於堂室之制。臺榭陂池之觀。則昔之記者詳矣。故不復書。

來青軒記

蒙自縣治之東偏。有屋三楹。曰來青軒。馬軒之由來舊矣。造作之日月。不可得而考。工匠之姓氏。不可得而詳。其以來青名之者。前令醴陵李君也。其所以名者。舊有冬青樹。大數圍者。斃焉。而李君更植之者也。今其先斃者既朽且爛。而李君所更植。則又繁然而成陰。樹當軒之中。其陰足以覆軒之半。曠曠然其延朝輝也。駢駢然其戀夕景也。盼之終日而忘其倦。故余於吏散衙退。而燕息必於是軒。青者。東方之色也。於四時之序。為春。於卦之象。為震。其德為生。於氣化為萬物之始。易曰。天地解而雷

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青之象也老子曰衆人熙熙如登春臺來青之象也夫物之毫毫也猶民之芸芸也物生於春而成於夏故陽氣畢達而草木暢茂民生於天而育於人故聖王之世幼孤得遂長而老者以壽終生者性也有生者皆有性復其性而生斯遂矣奚獨一樹哉且吾聞物之芬芳者物易附故桂為寢宅而柏為鬼庭脆薄者骨易竭故檉則日及而相必早零冬青之柯葉能貫四時而不改意者其所秉之質固厚則其生也易遂植之者將有取於是乎雖然栽者培之傾者復之聖人之訓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人之所懲也有雍腫盤錯之疾則氣散而為瘦矣有支離瘞芥之疾則中喪而為瘦矣凡此皆治蒙者之所當知也後之君子其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

贈中憲大夫應山彭公墓碑銘

吾鄉封溪彭氏自南畊芝庭兩先生並以會試第一得狀頭其後任京職外官累臺不絕比自甲辰至己未成進士者凡四人皆出應山公後公之卒年僅四十即於卒之年十二月初七日葬於吳縣光峰山柴場村時諸孤皆幼羸石闕如走合三一年長君持狀屬維熊補銘讀之乃知厥嗣昌大公實有以儲之因樂以積善餘慶之理為天下告不敢以不文既公性純篤母宋夫人遺瘡疾兩兄服官於外公潛瘞

葉侍疾半載無倦容。既而為夫人營葬事。虛篋積勞。遂得下血癥。屢發不止。復以芝
庭先生致政歸。恐違溫清之節。遂絕意進職。先生哭公詩有云。許衰齡親筆研南陔。
藉爾紮晨羞之句。蓋公之盡子職者如此。公於兄弟間。怡怡愉愉。雖出處互殊。而友
愛不隔。遇諸兄子。自任所歸尤撫教兼至。人有事託者。謀之必周。有借貸者。雖數不
以財匱辭。其篤於昆弟朋友又如此。少讀書。務博覽。喜與賓客飲。善奕。後忽自悔。日
閉戶。誦論語。及朱子小學。諸書。其督課諸子。更嚴而有法。公既歿。而諸子皆接跡臺
省。行成名立。人謂家養之端得之。庭訓者多矣。公諱某。字與吉。應山其號也。為蘇州
府學增廣生。貢太學。生於雍正十一年九月。卒於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曾祖定。未官。
翰林院侍講。是為南畊先生。祖某。考啟豐。官兵部尚書。是為芝庭先生。配錢太恭人。
於公之卒也。能辛勤撫孤。以終成教子之志。生於雍正九年十一月。卒於嘉慶五年
六月。是年十一月廿一日。合葬於公之墓。子六人。希濂。乾隆甲辰進士。刑部奉天司
郎中。希洛。丁未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祝華。候選州同知。希濂。丙午舉人。卒。希鄭。己
酉。進士。禮部儀制司郎中。希葵。元和附貢生。嗣弟紹升。後女五人。俱適士族。孫男八
人。繼輝。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繼章。繼孚。繼辰。繼達。繼金。繼策。繼恭。並幼。自乾
隆五十五年。暨嘉慶元年四年。累遇覃恩。以希濂官贈公為中憲大夫。刑部奉天

司郎中。加二級。公承累世通顯之後。兄弟皆登科第。公獨以諸生終。而子孫益昌大。譬諸養木。地美而不盡其力。其收必倍。理固然也。然非有厚培之者。惡能若是之盛哉。銘曰。

德修於家。彌性而厚施。報不要慶。章於後後人之慶。前人之儲。儲之不竭。引之有餘。繼繼承承。以康厥居。

鹽法論

石韞玉

法久無不敝之理。鹽法至今日而敝已極。考今世官定引鹽之額。特及百年。此百年中生齒之繁。不啻十倍。而歲額不加增。是四海之衆。食官鹽者十之一。食私鹽者常十之九也。私鹽之價。其利即十倍於本。猶不及官鹽之價。則其利饒矣。私鹽之利既饒。則閭閻無賴之徒。羣趨乎其中。官雖設厲禁以禁之。而卒不可禁。何也。私販之徒富者出財。貧者出力。近海之地。動輒累千萬人。其強有力者。曰梟。平居以錢募窮乏之人。為之私販。而坐收其利。官遣兵役捕之。則潛遁無蹤。公欲察而得之。則聚衆拒捕。其人家藏兵器。雖鎗礮火藥皆有之。故兵役畏其強。而不敢問。其兵役之黠者。則又私受其賄。為之耳目。官之不肖者。或亦染指焉。至地方偶獲一販私之犯。例必窮詰。其往來之迹。凡牧令失察過境者。皆有咎。故牧令亦以緝私為苦。而不樂為如此。而欲緝私。以暢官引之銷。此必不可得之勢也。且閭閻無賴之徒。羣萃而州處。又擁厚利以資其生。欲其安分而不為非。亦不可久也。故曰。鹽法。每此時而極敝也。今思為之變計。莫若廢綱商。而按竈以收其稅。夫鹽無論公與私。其源必出於竈。國家設鹽場大使。原以稽察竈戶也。然竈戶煎鹽以賣。與官商與賣與私販之人。大使不得而知也。今若按竈計鹽。每竈歲煎鹽若干。則徵其稅若干。其稅額視綱商之額略

減馬以留餘力於竈戶。設有淫雨水溢之災。則確勘而豁免焉。如此立法。亦竈戶所樂從也。大使徵竈戶之稅。而納諸運庫。運使綜覈其數。而報諸鹽政。官制悉仍其舊。而毋容變置焉。此法立而無不稅之曠。其課必有十倍於今之課者。經費既絀。則歲取於農民者。可量為裁損。此亦崇本抑末之道也。國家理財之術。未有善於此者也。彼商人謀利者。就竈戶市其鹽。東西南北聽其所之。而不問官無私販之禁。則兵役無需索之弊。牧令無處分之憂。鹽幕亦化良民。無聚衆拒捕之禍。國家安人之術。亦未有善於此者也。頻年往來邗江之上。覲夫牢盆為業者。每太息於調劑無策。乃作此論。以俟采風問俗者擇焉。

林和靖詩序

嘉慶丁卯冬。予自翰林編修解組歸田。寄居於杭城西南隅紫陽山下。時時出鳳山門。行過萬松嶺。放小舟徜徉於六橋南北。或登孤山謁林處士祠堂。徘徊瞻望。想見其為人。辛未歲。威勤公以故相節制三江。予以舊吏徵入幕府。掌文策。同時有杭人周右為公司記室。携有和靖先生詩一冊。予借而讀之。心乎愛矣。不忍釋手。未幾威勤公內召入閣。賓客皆散。是詩仍歸周君。其後十年。周為江都宰。予寄信求是書。周遂錄副寄我。因授之梓。人或曰。漢魏六朝以來。詩人多如牛毛。之不可數。子無所刻。

而獨列是編者何也。予曰。古今人詩不一格。有山林之詩。有臺閣之詩。近於雅頌。山林之詩。近於風臺閣者。以忠君愛國為玉。山林者。以樂天知命為宗。詩如和靖先生。殆孔子所謂知道者乎。夫宋室之興也。整祖以神武之姿。削平禍亂。再傳至真宗之世。海宇乂安。可謂小康矣。乃一念之侈。假託應書。東封西禪。粉飾太平。流及宣政之間。崇尚元教。降天子之尊。而以道君自號。其禍遂至。父子客死神州。陸沈誰為作俑者。迺流毒至於此極也。和靖先生當仁宗之世。窮居野處。蕭然物外。宜於當世事無所繫心者。乃臨終有詩云。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憂深思遠。若逆料有靖康之禍者。苟非知道者。安能出此語。殆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者歟。殆樂天知命。而仍不忘忠君愛國之心者歟。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生斯語。善之善者也。先生在臨江識李誥於疇人之中。而以公輔之器期之。學識如先生。殆亦抱公輔之志。而未及施行者歟。而世之人。往往以山林枯槁之士目之。是未可為知言者也。予愛其詩論其世。而知其人。故著鄙見如此。而即以為詩之序。

明王忠文公集序

明太祖之起江南也。獲佐命之士三人。曰劉基。曰宋濂。曰方孝孺。劉產青田。宋產浦江。方產臨海。皆在浙東。劉奇謀秘計。運籌帷幄。以成大功。宋侍從密勿之地。鼓吹休

明為一代文章冠冕。方則以剛大直養之氣抗節於成祖靖難之辰。躬罹慘毒。此三
人者清芬駿烈。彪蔚宇宙。至今鄉黨之人俎豆之。方聞綴學之士誦誦之下。至擅夫
郵卒婦孺子亦咨嗟而太息之。嗚呼。當是時河岳英靈之氣何嘗萃一方。若此其
盛耶。古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殆其人與。雖然。此三公而外。浙之東尚有鴻文偉
行。孤忠勁節。卓然可傳者乎。曰。有。則義烏忠文王公。其人焉。公諱律。字子充。家近華
川。因以為號。少績學能文章。與宋景濂同受業於黃文獻之門。學成而元政不綱。天
下已大亂。遂隱居青巖山中。術人齊琦見而驚曰。此興朝人物也。明革元命。應召署
中書省掾。厯官至翰林待制。明祖嘗字而不名。奉命至雲南。諭招梁王。梁王持兩端
未決。會元使脫脫至。自沙漠以危詞謂王。公遂遇害。建文初。謚文節。正統間改謚忠
文。噫。觀公行事。可不謂忠乎。觀公所著述。可不謂文乎。昔吾讀書觀楚漢間事。酈生
為漢王說。客馳使諸侯。及禁漢相持。在成臯。翠洛間。生以三寸之舌。伏軾下齊七十
餘城。忽淮陰僕兵至。遂為齊王所烹。至於陸生說尉佗。片言相合。如石投水。卒拜尉
佗為越王。留飲數月。橐中裝千金歸。報漢拜太中大夫。以功名終。古人之遇有幸有
不幸。其相懸萬萬若此也。公之使於滇也。幸則如陸生。成功成名。還歸受賞於天子。不
幸則如酈生。搜不測之禍。踵項麋爛身死異域。此其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所能為。

也。然孔門論士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二者雖成敗不同，其知恥與不辱君命之義則一也。若公者，其出處似青田，其文學似浦江，其忠盡之節與正學先後輝映，洵當時偉然一人傑矣哉！吾獨怪造物者之生人也，既予以輔世長民之材，而顧不使與蕭曹房杜同享太平之福，而乃令其與世侘傺，方以身殉主，劉為奸人所毒，宋亦幽憂竄謫遠方以死如公者，僅僅殺身成仁博禮官一謚，豈明之少恩乎？抑天果不欲以庸庸之福相待，豪傑之士耶？論至此，又不得不為之三歎也。公有集二十五卷，鏤板行世久矣，經風霜兵燹之餘，不無殘闕，失次，其後裔醵金修之，案序於余。夫表章先賢，後死者之責也，余奚敢辭。

重修義烏縣忠孝義祠記

古云：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自古秀民善士，不擇地而生，然遐陬僻壤，往往寂寞無聞者，非無人也，無人振起之也。義烏地分婺女之墟，今隸金華府，秦時有孝子顏烏，葬其親，羣鳥銜土來助，縣之得名由此。始唐則有駱賓王為臨川尉，從徐敬業起兵討武曌之亂，事雖不成，義烈之氣炳然，宇宙所草檄三尺童子至今尚能誦之。宋則有忠簡公宗澤，當靖康之難，守磁州，高宗潛龍在淵，將赴金營，過磁公，適留之，遂啟南渡中興之業。而公留守汴京，招集天下勤王兵，誓師渡河，諸高

宗回鑿圖恢復之計疏至二十四上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油發墮疽生於背而卒然終公之世金人不再犯汴京惟公保障之力此三人者皆古今不世出之人皆為義烏所產則是邦之風俗人心固有勝於通都大邑者矣嘉慶戊辰余長子同福奉上官機權知縣事請宰縣之術余曰縣令民之牧人也錢穀賦稅惟令是徵刑罰訟獄惟令是聽詰姦除暴惟令是憲水旱凶荒惟令是濟令之為職暴重矣然皆世俗所能為也古之所謂循良吏惟在能教養斯民吾聞義烏人務農桑善藝植地居溪山之間水旱不為災兩歲耕則有二歲之食又土產棗榔園林之利歲入二三十萬錢斯民固能自養矣官斯土者其以教為先務歟同福既至官邑人請曰縣舊有忠孝義祠建於雍正五年歲在祀典者五十人歲久寢廢棟宇傾頽庭院蕪穢不治懼無以妥神靈而昭肺蠻願及時修復之於是鳩工庀材繕宇葺牆四郊聞風踴躍襄事既成同福率邑之人士落之而請余為記余曰善夫此即曩余所云教之一端也夫忠如宗澤孝如顏烏義如駱賓王固古今不世出之人矣今之人猶古也曠世相感教莫先於風俗風俗之美莫重乎忠與孝與義忠孝義稟諸天性激而發之則人也當亦有間風而興起者耶風俗之美當亦有不待教而成者耶甯惟是官斯土者樂與觀成亦采風問俗者所聞而嘉歎者也余不敏方待罪史館宣教化勵風俗

博史職也。故書其辭於麗牲之石。以告方來。

四川敘永同知周君墓誌銘

蜀於中國在西北邊徼二百年來數有兵事故文武官吏從事行間者不少其人或飛鶻挽粟或磨盾草檄皆以功名顯然馳驅萬里之外俾荒服之人得聞中國聖人之教而變其俗則最易齊周君有足名焉君諱明德字某易齋其自號也先世家於吳門曾祖敬侯祖維新皆太學生父大倫候選縣丞君以祖若父游幕泗州因家於盱眙君幼好讀書十二能詩十三學為文年二十歸蘇州南北鄉試皆不售以四庫館謄錄敘縣丞發四川試用時金川平定京兵凱旋君即奉檄辦理回兵差務敘勞加一級西域之用兵也君隨大帥至兩藏辦理軍務西域之俗人死不葬而鬻其肉以喂鷹犬雖人子於父母皆然君請於駐藏大臣尚書和琳出示嚴禁並指荒山以為義塚夷民感動其俗遂革西域人向不出痘間有一二即拋棄山谷以避沾染君又請於和設立醫局藥餌凡有嬰孩出痘者即送局調治由是保全甚多夫人孝慈之心稟於天性而殊方絕域未聞中國聖人之教遂至彌創其親而不知非棄捐其子而不知惜君因利乘便使數十年之惡俗一朝而革其有造於斯人為何如君歷官多政績不勝書述其大者以示後人君官至四川敘永直隸同知援例改六部員

外郎未赴官於嘉慶六年告歸時年纝五十亦可為急流勇退者矣在林下優游二十餘年道光三年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四配王氏淑慎持家言不出閨先於嘉慶二十四年卒孤子冕卜於道光五年十月朔日奉二親柩合葬於長洲八都上七圖海濱字圩自坊之原索予銘其墓予與君同官於蜀知君行事檢因敘其生平大略而為之銘曰

偉哉周君人中豪服官不憚勞人勞馳萬里行荒徼佩刀柰筆隨旌旆運籌帷幄參戎羈襪彼荒服如同胞移風易俗惠澤饒情懷大雅德音昭佳城鬱鬱罕木高銘茲幽宅非過褒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為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弊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幹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亡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丘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為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蓬條之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蓬條戚施之人攸往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為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為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硯泰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尚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尚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為說明矣。明雋有是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於老子。茲託之於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

可勝剛。則吾甯為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為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為守令者。宜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祖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為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傾改。見里中有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為慮曰。此缺出甚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已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於是為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媼保。於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媼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於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間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一二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人之所為。不止且有為今日之

守令而弁欲誚二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恒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於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珥塘荆氏族譜序

風俗之媿惡。由於士大夫。其端不出乎上也。亦不出乎下也。東漢風俗之媿。士大夫有以致之。西漢風俗之薄。亦士大夫有以致之。其由於士大夫何。蓋治天下未有無法者也。治天下之有法。必自士大夫之各修其家法始。故觀一世之治亂。以風俗之媿惡卜之。風俗之媿惡。又以士大夫之家法修與不修為斷。家法壞則害及於國矣。害極於天下矣。士大夫之家法轉移風俗之具也。范滂之母。以令名勗其子。繫羊之婦。以不義傷其姑。風俗所以美也。迨正始之後。有居喪食蒸豚者矣。有直斥其父之名而謾譽者矣。名家則不修叔父之敬。宦族則世無渭陽之情。陵夷衰微以致為人心世道之患。則風俗之薄為之也。丹陽珥塘荆氏。自漢三國以來。即為名族。迄今已二千年。而讀書敦行之士。代常數十輩。其故何耶。譜系之修舉。家法之嚴明。百倍於他族故也。其合族之法曰。善惡有別。貧賤有等。夫善惡有別。則父兄以戒其子。兄日

以戒其弟而不肖之子弟無所容身矣。貴賤有等，則富者或寃博卒世，貧者反章服耀身。父日以勉其子，妻日以勉其夫，而偷便安喜遊窳之子弟，幾無以自立矣。其法行之二千年而不壞，故荆氏之門地才望常為他族冠。蓋一家無偷便安喜遊窳及不肖之子弟，不過一家之故耳。使推其法行之，而一州一邑及於天下，可無秀民矣。一州一邑及天下無秀民，而尚有作不靖以干國紀者乎？吾故曰：家法之詳，國法之所以簡也。余與荆氏有連，又幼嘗受經於華亭教諭荆先生汝翼，故知其家法甚詳。則今之序雖由於荆氏之請，然豈僅為荆氏一族言之乎？推之於他族而可。推之於天下而可。

錢大令維喬詩序

余幼耽吟詠，未成童日，即識里中詩人三。曰陳莊賓，曰湯蓮路，曰錢季和，時三人者，詩名已噪。余甫學吟，未敢遽定其優劣也。三十後，交道漸廣，學識亦粗進，因悉取三人者之詩而合觀之。莊賓能頌習古人矣，顧自為詩，又不能學古人。蓮路能學古人矣，而未能盡化古人之蹊徑也。獨季和才最高，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迄北宋諸家，無不涉歷。近體則尤近大歷十子。雖心摩古人，而於古人之外，別有一種幽奇靈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年益長，文益深，季和所為詩亦益富，及四

十後季木已以名孝廉。出宰浙中數縣。雖有日矣。勿謝病歸。築室邗溪之北。名曰半園。之半。乃過從未及數月。余即入都。嗣官京師者十年。季木之音問時至。許顧不多覩也。歲戊午。余以弟喪乞假歸在里中。八閱月。與季木過從尤密。亦時時觀季木之詩。季木亦時時言欲綜理前後所作。乞余訂定之。而余又以奔國艸入都矣。不半歲。以語言愚陋。辭讓殊死。

聖天子寬其要領之誅。戍之絕域。即日押出。國門時。余在請室中。縹緲偏身。後車又敦促上道。匆猝未暇念及妻子也。獨割誠案紙尾。疾作書寄季木。與孫兵備季仇與之訣別。聞季木得余書。痛哭失聲。時時走余家問消息。及余抵戍所甫一日。即得季木書於患難中。申之以婚姻。所以慰戒之者無不至。在戍所三閱月。凡三得季木書。而余已蒙恩旋里矣。季木於朋友死生離合之際。不忍相負如此。然後知季木詩之工。季木性情之學為之也。嗚呼。人惟性情不熟。故遇事輒持兩端。甚或幸人之急。而排擣之。訕笑之。以自明涉世之工。否則自謂為深識遠見。以為固早應其有此。此其人亦何嘗不為詩文。然要皆揣摩世故之談。影響游移之語。求其能領習古人者。已十不得一矣。況能學古人而得其似乎。學古人而得其似。已百不得一矣。況能於古人之外。別具心手乎。此季木詩之所以可貴。而予之序季木詩綜覽平生。不禁

其悲喜之交集也。季木近頤學釋道兩家，他日所為詩或稍雜道流禪悅之語，然此非季木詩之至也。故予序季木詩亦以己未以前為斷云。

重修明太常少卿凌公祠墓碑記

吾嘗作續吳地冢墓志載黎里鎮有明太常寺少卿凌信墓。其旁有庵名寶鑑，即凌公祠屋也。舊藏宣德時所給勅命及成化時賜諭祭葬之文，故庵以名焉。厥後子姓凌替，日益傾圮。一修於萬曆丁巳同里胡居士元齋再修於崇正辛巳蘇居士清襄并為置祠田。繕危廬迄今又一百五十年。田鬻於住持僧某，碑磨於遊方僧某，其僅存之子姓亦無有過而問者。徐侍詔達源見而慨然謀於里人，并太常之父明工部虞衡司主事凌顯祠墓，亦並修葺。工始於嘉慶六年，至七年秋甫竣，將立碑以永其傳。以碑文屬亮吉。亮吉攷明史暨一統志江南通志，凌公事蹟無所著錄。惟吳江縣舊志載凌顯黎里鎮人，字彥光，考授大興縣丞，欽給勅命陞工部主事，後以子信貴贈尚寶司丞。凌信字尚義，以楷書授中書，仕至太常少卿，及閱明史安南列傳，戴憲宗踐祚，命尚寶卿凌信行人邵震賜王黎瀨及妃彩幣，瀨遂遣使入貢。是凌公未官太常以前，又嘗為尚寶卿，並出使遠國也。夫宣德成化為有明極盛之時，公以善書，遂得致位卿貳。與華亭之沈度及弟榮皆以楷書選入翰林。凡金版玉冊皆令書之。

其致身通顯亦與太常等稱雲間大小沈學士云。以是知士生承平。凡有一藝之長。無不可濯磨自見。太常與二沈均可云遇其時矣。又嘗憶。今天子嘉慶四年。亮吉尚在翰林。適琉球國王以嗣位乞封於朝。掌院事者將舉亮吉。以往後值他事不果。亦可知。當國家重熙累洽之時。持天子節。越大海。使萬里遠國。得以紀其風土人物。備一代掌故。亦有命存其間。固不可幸致耶。凌公之由尚寶卿。得擢太常。或即以出使故。未可知也。總之凌公之生獲以才自奮。其沒也。厯數十年。祠與墓。又頻見修於里中之後進。使人過太常之所。訪寶鑰之庵。尚流連住復。不置。謂非身前後之遭際。均有過於人者乎。亮吉既重侍詔之能表章先哲。又慮凌公父子事蹟久而就湮也。故樂為記之。

祝貞女傳

貞女祝氏。世居海甯之索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幼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通大義。遇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詠咏之。笄字海鹽。徐生。性勤學。得廢疾。纏綿數年。卒。訃至。父母知女性烈。祕不以聞。忽一日。閉戶飲泣。父母啟扃入。女哽咽曰。徐郎死矣。昨示夢於女。以不得入祠。為恨。父母能如女願。當往成徐郎志。否則。從此絕粒矣。兄弟輩。多方勸慰。女惟俯首啜泣。乃往告徐。徐初難之。姑蹙然曰。有婦如此。

而使之齋恨以終乎。遂諱曰成禮。於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歿已三年矣。登堂拜姑。後奉主人祠。布衣蔬食。儼然未亡人也。女事姑孝。姑謂人曰。我得此婦。二郎若不死。姑遺疾。女醫藥罔效。含殮畢。屢欲引決。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為夫許也。今兩世未葬。嗣子未立。遠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涕謝之。徐家故貧。女與伯叔析居。受瘠田三十畝。多浮糧。遇儉歲。饉粥恆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為宅。空計。晝夜操作。指為之鍛。明年冬。歸奉母病。不解帶者三月。母歿。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逢時節及諱日。始住家祭祀。亦時迎父於家。敬奉之。初縱浣濯。不假手他人。越四載。以父病歸侍。室內無人。偷兒穴垣入空所儲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為舅姑與夫營兆者也。旋居父喪。女以痛父故。且念貲盡失葬。無所措。悲憤成疾。疾稍間。又念年力尚壯。或可後圖。力疾強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戚黨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且即欲為立嗣。女曰。奉天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為作。不輒答。且秋積勞成疾。溺死者數少。瘦詢悉醫藥費所耗殆盡。懊恨見於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懸諸房。日夕焚香。病時為人所碎。見益悲慟。是冬以哭弟歸。証忡大作。泣謂所親曰。女不夭。所隱忍至今者。為兩世遺骸計也。門內無人相助者。惟兄弟。今第又夭死。兄復旅食。頻年手口所營。一空於盜。再耗於病。羸體又不任勞作。是天不欲我襄大事也。

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子身焉。蓋自裁之計。決矣。嗣後疾痛無虛日。丙辰春。女自知力不支。欲鬻產營葬。衆尼之。不果成。三月杪。絕粒八日不死。至夜投繩而絕。女生於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歿於嘉慶元年四月初四日。得年四十三歲。嗣子一名鳴珂。方三歲。女歿後所立叔子也。

史氏曰。貞女之死。可云從容就義矣。其不死於夫。為舅姑也。不死於舅姑。及夫也。至所積之資。一耗於賊。一耗於病。內外親友零落殆盡。而貞女不得不死矣。嘗讀南史孝義傳。諸暨東洿里屠氏女。孝養父母。及父母卒。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為山劫所殺。貞女之死。一何其相類乎。卒能感族人。為營葬立嗣。則徐氏一宗。非貞女幾。不血食矣。志定於中。而嗣延於世。所繫豈淺眇哉。

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余視學貴州還京。以小除日抵湖北之呂堰。驛里中有迎拜馬首者。余起驚訝。則吾友王君芑孫之弟。呂堰驛巡檢王翼孫。既抵館。揖之入。其所言皆民間疾苦。與差務絡繹。貌憔悴而公服破壞。余悚然異之。已復出其寄兄芑孫之書。與一文檻。余愍其宦貧。出囊中金持贈以別。行數驛。作書與湖北大吏。言君之賢。大吏復書云。君賴直屢忤上官。上官及其同官無悅之者。余又為歎然。不擇者久之。

越五月得芝孫書則君以禦賊不屈死矣方嘉慶元年正月湖北逆民猝起於是鄖陽荊州宜昌施南諸府州縣所在如蠻毛襄陽府屬南漳等縣亦相應和旋起呂堰當南北之衝無城郭可守君日夜焦灼啓上官求聲畫皆不報君不得已自起行村鎮為畫守禦策時縣中官吏捕邪教罷株及里黨一方竟然具捨索欲移徙君急慰止之揭榜曉示俾耕種如常會賊已起襄陽之黃龍璫君預立備賊章程八條一凡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各相轄而統於巡檢司一附近小村口戶單弱悉遷呂堰鎮一鄉勇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為設飯倉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他若擅自遷徙及飲酒賭博皆有厲禁部署甫定賊大至攻呂堰三月廿九日君出迎擊禽賊目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縛斬驛前又自作官文書詣當事告急然賊勢益盛君所部寡弱度不可守乃作書別父兄付弓兵劉祿持去且便取巡檢司印上府又令從人徐升間道行而身上大橋罵賊頃之復令小吏廖之義趣劉祿之義走已數步見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視橋下之義意君已投河死遂跳免比賊追之義還見橋下沙壅露石乃君迎擊賊時所者繼襄陽知府跡徐升至辨認亦如之義言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領兵者從賊手獲君巡檢司印賊目俞宗武自言親殺驛官且言驛官從橋上獨身接戰連刃數人既中矛創甚自投於水賊衆憤鎗

出之并褫其衣刀梨羃集猶罵不絕口乃死君死節事至是乃大白然前此或傳君已死或以為未死而祭則斷斷然必君之死蓋立談數刻而見君之性定也自君死賊過呂堰無不顛敗若有踰之者輒驚曰此巡檢君之靈為立廟羅拜乃去或曰君遺骸亦賊所營葬則君族弟仲光至呂堰訪問所得也事聞有旨入昭忠祠依縣丞例議封又視四品以下世襲靈騎尉襲次完更襲恩騎尉罔替朝廷所以報死節之臣可云厚矣嗚呼君一巡檢耳慮事之周臨命之定如此然則大吏守天子封疆而數百驍起爲合未定之賊任其往來豕化爲萬千蔓延無已以致傷我實心任事之吏與守死不去之民及事已過或又以輕敵憇事之咎委之則平日以君爲頴以君爲忤上官者宜也又吾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逆民起事之始皆因州縣逼迫藉此逃死而君以一巡檢獨善拊循其民無事則勸之耕桑有事則偕爲守禦至危苦萬狀而民卒不忍舍去迨君死而一鎮之民死於賊死於路死於餓寒者亦遂無噍類嗚呼君可謂賢也已且大吏不能禦賊而巡檢禦賊大吏能遠避賊而巡檢獨當賊之衝日夜投賊奮不顧身力竭而爲賊所殺此奇節也亦僅事也余爲

天子史臣而不能傳奇節志僅事則不稱職是懷哉因君兄乞孫之請而爲直書之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三

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以揭諸其墓。又幸余之尚及識君，并尚能斷君之必死也。若君平日行事，以迄世系生卒歲月，詳秦兵備藏與君兄已孫所為行實及狀中，不更督。

徐秋渭繫事表序

李膺芸

秀水徐秋渭先生。踵姚江黃氏歷代甲子考。為繫事表十卷。始黃帝元年。終明崇禎十七年。為七十三甲子又三之一。書成藏於家。令子壽圃上舍欲刊行之。介車學博半林。匀余為敘。余惟歷代甲子考。為編年之體。而繫事為表。則又似合紀傳編年為一手者。昔劉伶答王僧孺譜之間。引桓譚新論。太史公三代世表。竝效周譜。僧孺歎為得所未聞。顧自孟堅而後。諸史之表闕如。伏元忌。黃景之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邊韶崔實延篤之百官表。作矣而不傳。袁布之之漢表。熊方之後漢表。李熹之歷代宰相年表。補前人之闕矣。而未備。吾知其難也。至如紀年之書。若稽古錄。後永嘉朱氏紀年。備遺削去。呂后王莽。曹魏武后。朱梁諸紀年。義理所會。無偏駁之說。善矣。至如鍾氏廣漢撰建元考。萬氏季埜撰紀年彙考。摭拾可為賅備。然鍾氏遠紀外域。而皇越昌衍之鐘流在廉州。反末之及。萬氏博極羣書。而天寶寶大之石。近在吳越。轉末之收。則疑年抑又難者。況綜古今數千百年。而約數千百卷之史。以經緯其間。則其難有數倍於作一史之表者。今此書鈞元提要。以斜上旁行之格。寫條舉件。繫之勤舉。諸史才所未成者而成之。秋渭先生之學大矣。壽圃雅材好古。善讀遺書。尚甚。付鐫行以為譜史者之圭臬可乎。

重修汀州府學碑記

汀州於唐而學肇於宋至國朝地凡三徙迨乾隆十有四年。嘗增修焉而規制狹隘。朽壞已甚厥後重修之復是在嘉慶九年。蓋前太守興義李君明心嘗倡之勸輸庶材鳩工閱十三年之久至今始歲陳事其視舊制而增改者則為大成殿基進四大有奇高盈尺於前為露臺為戟門戟門之左右為名宦鄉賢二祠祠之下為翔池為櫺星門時之外舊為路今改而圍之為宮牆殿之後為崇聖祠為祭器樂器所祠之左為兩校官署兩署之間傑士者為尊經閣閣之前為明倫堂堂之外為土地祠為省牲所贊然於橫舍之左者為文昌祠聳然於東城之上高廟一郡者為魁星閣欣然樂施而俎而豆之者為捐輸之人題名所八邑之所會萃以底於成者計銀三萬四千五百兩有奇董厥役而始終之者為某某等其大凡也凡鼎之所據以年利者輒如其直予之既不斂小人之怨而學之舊基胥復輪焉與焉規撫乃得大備於是郡之賢士大夫句余一言以志其事余聞班固有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自漢以後雜學支離末學膚淺求其通經以致用者蓋亦鮮矣有宋諸儒發明性理之說粹然一出於正而承其流者或以空虛微眇為學潛隱於異端而不自覺而於聖賢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雖經辨志

敬業樂羣之教切於倫常日用之事者反視為淺近不足務由是人心日漓而風俗亦敝汀雖山國僻在一隅然先輩中如黎媿曾雷貫一諸先生或以理學或以文章政事卓然可傳流風未遠有志之士能毋惑乎是非無昧乎邪正修身踐行以植其基懿文碩學以致其用將以為聖賢根本之學且彰

聖朝治化之隆者安知今之不如昔哉余願汀之諸生毋僅以科名利祿之見存於中也

徐州府學教授王八墓誌銘

父執易圃王先生既就養於令子進祖西平官舍之六年也一旦萌歸恩西平性最孝亟乞假身僕代而屬其兄述祖及婦子輩先奉先生歸以嘉慶丙寅八月至家明年三月無病而逝於是年八十矣配何頤兩宜人先卒己葬而令子將以臘月之吉啓生祔而寢焉先期來旬賡芸為志墓之文賡芸未嘗學古文何足以銘先生顧西平兄弟不求之朝貴而以屬風塵俗吏者蓋以兩世交誼知之深言之為可信也則其銘先生也固宜憶乾隆戊子秋賡芸侍先大夫入都始識先生一日過寓舍先大夫以賡芸課文示先生曰孺子何如曰可教也時賡芸才十六歲再適年而先大夫見背賡芸備歷艱苦與西平兄弟先後同應童子試後倅春科第出為令十餘年來

灑膺郡符而髮白齒落頽然一翁自先生沒後先大夫之友蓋無一存者矣嗚呼其恩銘吾先生誌先生幼慧九歲父命賦萬壽翁詩奇之齋以松花石硯硯為仁廟賜先大父物也及長遂以詩名大江南北詩人林立皆推先生執牛耳然先生行誼有古君子之風其居心行事無浮薄之習不當以詩人目之也往來京師就試者廿年從不以行卷干貴人學日進品日粹名亦日重衍聖公聘為子嗣公憲培師在曲阜者四年大學士公阿文成公亦延以教公孫侍郎尚書兩公是也其餘所成就後追甚夥年及父始登一第遂就學職不得以政事表見然每每佐有司勸災散賑捕蝗必盡心力為之嘗奉檄勘沛縣太行隴戌夜水潰隄入城乃佐令集漁舟以拯居民所活者甚衆後先生就養西平尤以加意矜恤獄囚為訓先生之經濟於此略見端倪若夫建家廟輯宗譜施藥餌之類猶其小節耳按狀先生諱元勲字叔華初字秀峰號東溟又號冲成子晚號易園居士以國子生中乾隆丁酉順天舉人戊戌進士任徐州府儒學教授以子進祖官封奉直大夫西平縣知縣加三級先世在宋自北遷南居崑山為望族有介山公諱芬者始遷嘉定九傳為貞憲先生諱泰際明崇禎癸未進士入國朝不仕是為先生之本生高祖考曾祖考諱楫汝順治辛卯舉人祖考諱晦康熙壬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考諱思渠國子生以先生官贈文

林郎元配何繼配顏均贈宜人子男二長述祖監生候選五城兵馬司次進祖乾隆己酉舉人癸丑進士西平縣知縣女一適隨州州同姚元娘孫男五人女四人所著易圃詩鈔三十卷葉版行世又古文六卷代撰經進詩文鑒金集四卷樵玉山房詞彙四卷秀華山人祠彙二卷歸田吟彙二卷藏於家以嘉慶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寶山縣亩號三十九圖譚家灣先塋昭穴銘曰

太原王邑右族百餘年科十六吉士興修撰續公晚遇甘苜蓿享大年食子祿惟有德迺基福後益昌理可卜

復禮上

凌廷堪

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為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為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為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為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為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過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為醴醕祝宇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為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為笄次帨盤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

昏馬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為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馬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為雉腒莫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馬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升也。非纂氏之鎔鑄不能為削焉。非奧氏之模範不能為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為轂焉。非輶人之繩墨不能為轍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是金之為削為量不必待鎔鑄模範也。材之為轂為轍不必待規矩繩墨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眇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為教也。下以禮為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體。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壽。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贊。以至於既見還贊。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圓於禮。無一事

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復禮中

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為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為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脴。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

仁中之義也。章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太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駕觀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以獻賓之禮。獻介獻衆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於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為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為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為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之。即一器數之微。一儀卽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

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即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為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為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為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為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復禮下

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恒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眇，成其為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係可察也。豆尊鼎俎，

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遇而入於善視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為惡上者陶漱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清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閑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妙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為弗如於是竊取其理事之說而小變之以鑒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妙之一境也復從而聞之曰彼之以心為性不如我之以理為性也嗚呼以是為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通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為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立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鶯飛戾天魚躍於淵說者以為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即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為感歎時往不可復追即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故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為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妙則為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具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為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為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其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為仁者。惟禮馬服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即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即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澈。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道。書必欲舍其所恒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本出於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知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

金言宗連序論

宣宗貞祐二年四月及蒙古和五月以中都難守謀遷南京徒單鑑諫不從命完顏承暉抹撲盡也奉太子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至良鄉扈衛糾軍研荅作亂蒙古主曰既和而遷是疑我也乃遣明安援研荅會其兵圍中都宣宗聞變使人召太子七月至南京太子去中都益懼明年蒙古攻破之土地日蹙不二十年金遂以亡論者或謂南遷之舉適足為蒙古用兵之口實此少童之見也策敵者不問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而以和為可恃豈金不南遷而蒙古遂不再至乎重門洞開幸盜不來反咎擊柝者召之毋乃愚甚吾則謂當問南遷之失不失不當問蒙古之來不來蘇子之論平王東遷述為賈之言曰我能往寇亦能往王尊之言曰北寇方彊不可不弱據此二者為平王罪非篤論也何則我能往寇亦能往則遷庶可以逃死不遷則坐而待死矣徒知示弱於寇之為可虞而不知示弱於民之為尤可虞也吾論宣宗南遷之失蓋別有說焉夫兩軍之戰其勝負也不在眾而在有所恃不在力而在作其氣有所恃則無恐作其氣則敢鬪無恐則人心不搖敢鬪則人心思奮今夫興廢之數雖智者不能預燭其幾而况冀冀之情亦安知國之將亡而先生張皇怯懦之心乎顧在上者有以維繫之耳田單之神師陳涉之狐鳴皆所以示之有所恃而作三軍之氣也嗟夫人君之為人心所憑者又豈特神師狐鳴之微而已哉國勢岌岌之

時首計扶持而恐人心之不固。矧在上者以逃避率之而能有濟者乎。蓋蒙古之破中都也非蒙古破之。宣宗自破之也。中都之不守也非兵力之不能守。宣宗已去人
心無所恃而其氣不足以守之也。宣宗誠能於當時厲兵秣馬。繕城積粟。示民以必
死。使之無恐。教之敢鬪。敵兵若來。背城借一。蒙古雖強。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計不出
此。播遷顛越。倉皇南走。以汴為家。與讐敵鄰。僅以區區承暉。輔以僨事之盡忠。困坐
孤城。而望其收拾漁散。人心效死。固守為河南之屏蔽。蓋亦難矣。乘舟而遇風也。不
思收帆定柁以待之。乃棄舟抱片板。汨沒波濤之中。冀以達岸。有是理乎。彼宣宗者。
抱板者之智也。